



重大歷史事件
原住民族

道
守
讀

主任委員序

臺灣是多元族群的國度，而族群的共存往往經歷重重衝突，由此觀之，最近四、五百年來的臺灣史就是一部族群碰撞史。十七世紀起，原住民族先後遭遇西、荷、鄭、清、日及一九四五年以來的中華民國等政權，這些外來政權共同的特色之一就是擁有悠久的書寫傳統，他們以強勢文化的視角主宰了雙方的接觸史。在這種形勢下，臺灣原住民族長期處於「固無史也」的境地，但事實並非如此，而是多元族群組成的臺灣有很長一段時間僅容許強勢族群的發言與史觀。

2016年8月1日，蔡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有一本書叫做《臺灣通史》。它的序言的第一段提到：「臺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這就是典型的漢人史觀。原住民族，早在幾千年前，就在這塊土地上，有豐富的文化 and 智慧，代代相傳。不過，我們只會用強勢族群的角度來書寫歷史，為此，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調查、研究、介紹、推廣原住民族的歷史、傳統與文化，一直是本會致力達成的工作目標。2002年，本會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合作，委託專家學者調查「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並將研究成果編輯為報告書。

2020 年本會委託原作者檢視增補內容，以書籍為媒介，向國人深入剖析 10 起距今 150 年間與原住民族直接相關的重大歷史事件。《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叢書》先後出版兩次，獲得社會各界熱烈的迴響，關鍵除了研究者追求歷史真相，族人耆老與族裔所提供的族群觀點更確保了「原住民族史觀」的實踐。

對全球而言，2021 是疫病蔓延的磨難之年，儘管如此，政府自 2016 年以來對原住民族乃至全體國人許下的允諾並未稍歇。首先，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於 2021 年決議「於 12 年課綱建置原住民族史觀」；其次，本會規劃發行《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導讀本》，再次梳理前述《叢書》的內容，轉化為深入淺出的出版品，協助青年讀者理解每一事件的梗概與影響。

《導讀本》的任務是引導入門，它是一座橋梁，希望讀者從中認識事件的歷史背景，對事件的來龍去脈獲得概括性的認知。對於踏上並走過這座橋的讀者，若能進一步探索「na masan pacugan i Sinvaudjan（牡丹社事件）」等 10 起「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則尤為我們殷殷以期者。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夷將·拔路兒

Icyang · Parod

2022 年 2 月

目次

主任委員序 2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夷將·拔路兒
Icyang · Parod

地圖故事 7

十大歷史事件 29

1871-1874 牡丹社事件 30

1877-1878 大港口事件 44

1878 加禮宛事件 58

1902 南庄事件 67

1900-1907 大豹社事件 79

1900-1910 大崙崁事件 95

1910-1913 李嶼山事件 109

1908-1914 七腳川事件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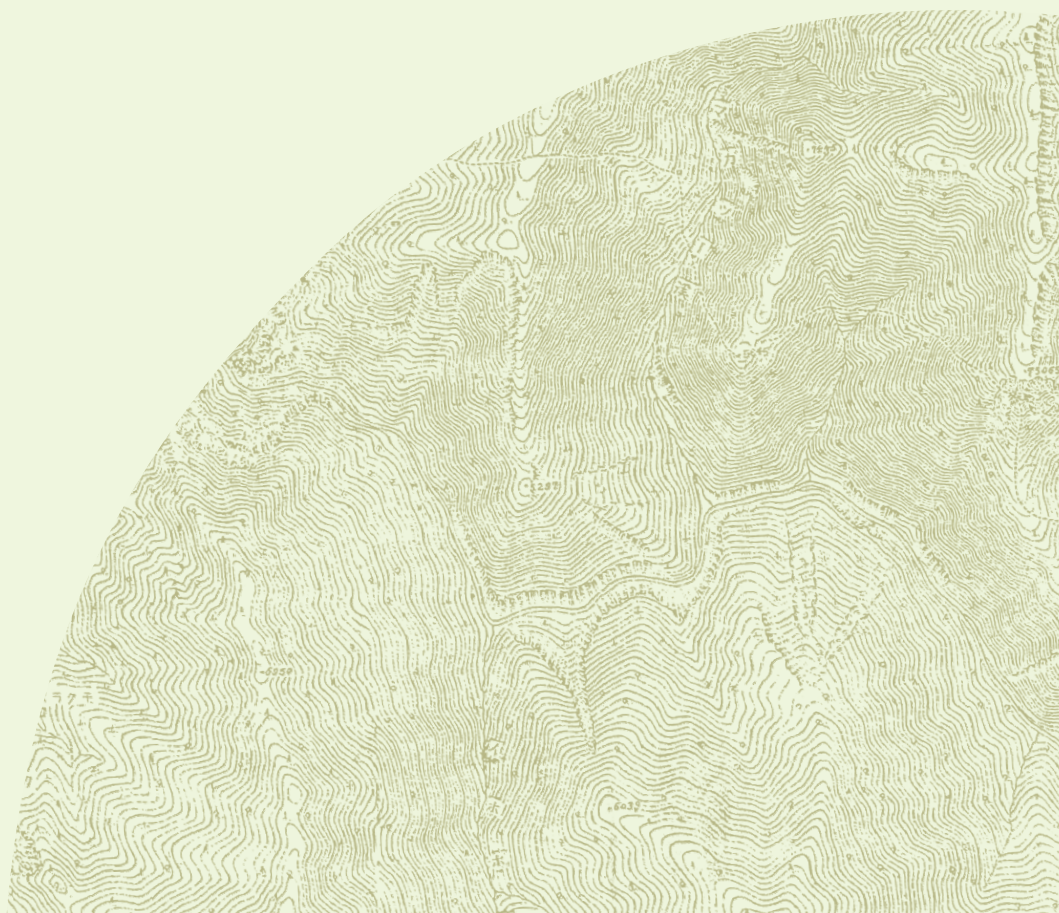
1914 太魯閣事件 137

1914-1933 大分事件 149

大事記 163

壹

地圖故事



南庄事件

1902

1900

1899

樟腦專賣

日本統治臺灣

1895

清廷征討大嵙崁地區泰雅族

1886-92

樟腦專賣

1885

加禮宛事件

1878

大港口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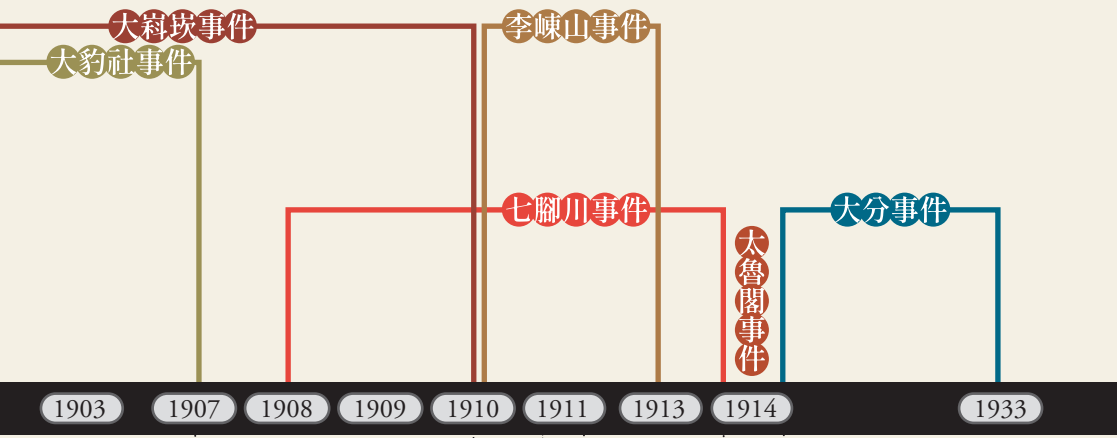
1877

開山撫番，闢北中南三路
恆春設縣

牡丹社事件

1871-74

十大歷史事件背景時間軸



1903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3 1914 1933

· 北威南撫

· 臺東線鐵道開工
 · 訂定「收押槍枝」政策（針對「北蕃」）

· 對「南蕃」開始「收押槍枝」
 · 日本設置三處官營移民村。七腳川社改為吉野村。

· 隘勇線前進
 · 第一次「理蕃五年計畫」

· 第二次「理蕃五年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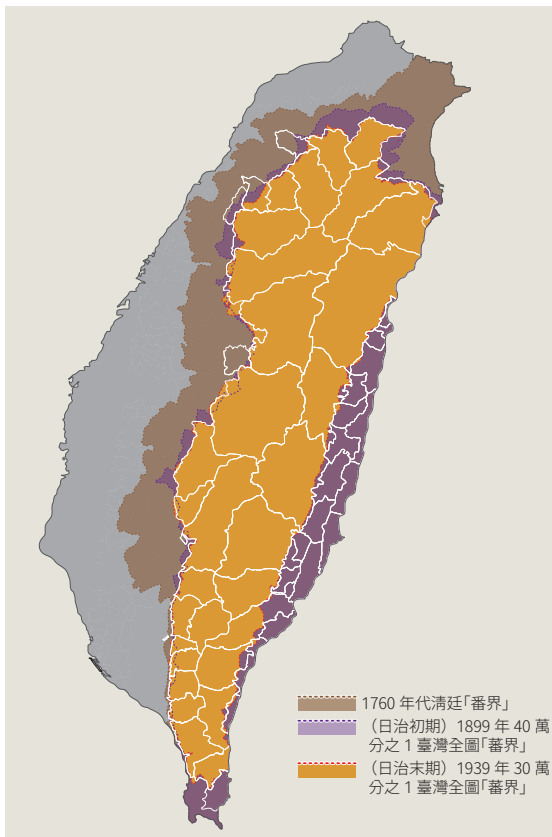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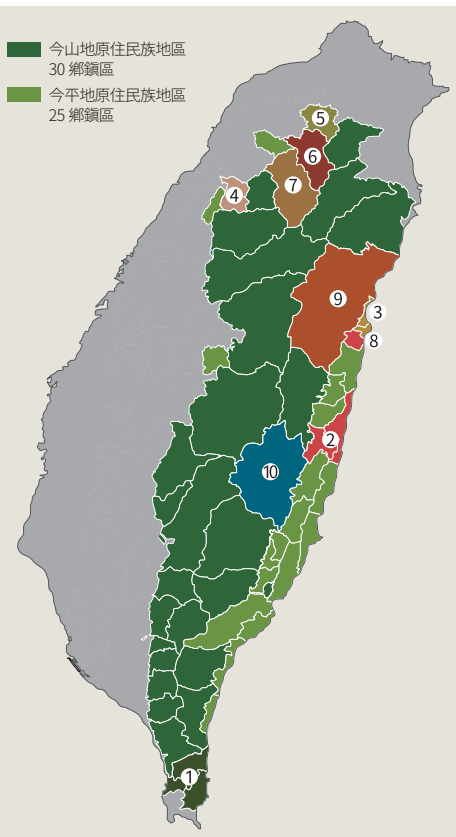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地點示意圖

本書介紹 10 起「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下左圖為各事件發生地區與現行行政區域對照示意圖。圖中白色分界線為今日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區界。下右圖為原住民族歷清、日兩時期領域萎縮示意圖。

- | | | |
|---|-------|-----------|
| ① | 牡丹社事件 | 1871-1874 |
| ② | 大港口事件 | 1877-1878 |
| ③ | 加禮宛事件 | 1878 |
| ④ | 南庄事件 | 1902 |
| ⑤ | 大豹社事件 | 1900-1907 |
| ⑥ | 大嵙崁事件 | 1900-1910 |
| ⑦ | 李崙山事件 | 1910-1913 |
| ⑧ | 七腳川事件 | 1908-1914 |
| ⑨ | 太魯閣事件 | 1914 |
| ⑩ | 大分事件 | 1914-1933 |

屏東縣牡丹鄉、車城鄉*、滿州鄉
 花蓮縣豐濱鄉、瑞穗鄉
 花蓮縣花蓮市、新城鄉
 苗栗縣南庄鄉
 新北市三峽區*
 桃園市復興區
 新竹縣尖石鄉
 花蓮縣吉安鄉
 花蓮縣秀林鄉
 花蓮縣卓溪鄉

* 表示今非原住民族地區



臺灣的原住民族領域，自清代漢人拓墾以來，歷經清廷及日本的征討，不斷往山區內縮，最後只剩下中央山脈地區。

依據行政院核定，臺灣原住民族地區包含左圖深綠色「山地原住民族地區」30 鄉鎮區及淺綠色「平地原住民族地區」25 鄉鎮區，共 55 個鄉鎮區。10 起「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中，只有「大豹社事件」發生地新北市三峽區不屬於「原住民族地區」，其他事件都發生在「原住民族地區」。

涉及本書 10 起「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的原住民族，包括中央山脈北段的泰雅族（含後來正名的太魯閣族）、中央山脈南段的布農族、南庄的賽夏族，東臺灣方面有阿美族、撒奇萊雅族及噶瑪蘭族，恆春半島的排灣族則是最早發生的「牡丹社事件」的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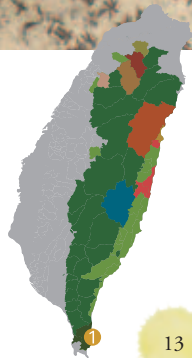
原住民族地區 與重大歷史 事件



取自〈福爾摩沙（臺灣）島與漁翁（澎湖）島圖〉，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繪製，原題“Formosa Island and the Pescadores”。右圖取自李聯珉〈臺灣前後山全圖〉。（引自／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



第一個戰場： 恆春半島



臺灣在東南大海中距省一千二百六十里古荒服地也

國朝自鄭氏歸降後

廷議設府縣以治之尋又增設五廳四縣改諸羅為嘉義近因海上兵事又加設臺北府淡水新竹宜蘭恒春四縣一百年來

聖澤涵濡人民富庶安居樂業然講究東南海防則以臺灣為重難孤懸海外實足以牽制東洋各國敢有倡獗馳入者便可由臺遣將率偏師乘虛直搗其國彼內顧不遑焉能制於海上兵船宜早選練則布置裕如免至臨時失措照例巡洋不過沿海內地而已早歲愚見竊以為海禁大開以後巡洋可否

奏明另派兵輪巡至東洋日本琉球呂宋高麗各島使將弁熟悉外洋海島地形險要民情土俗同時必將所巡地方何處最為險阻何處平坦何處可以屯兵各國港口何處可泊若大之舟繪圖貼說詳晰回報如此講求一旦有事進則可戰退亦可守也今繪此圖前山則仍其舊其新設府廳縣城道照

奏准地方一併繪明至新闢后山南北中路三路地方以及瑯嶼之恒春縣等處地名皆早歲前來札往查隨山履勘深入不毛之地五十餘日有筆記其未經之處或照各營錄或詢諸曾經該地之人按地增入圖中從此臺灣全島莫非王土矣其里數開方約計每方縱橫四十里斜六十里惟限於尺幅未能

盡實戶開前後山驛路於右以備考查昨奉

撫憲李命繪臺灣前後山全圖既經繪就臺灣始末事實間亦竊附已意芻蕘之獻伏冀

大人鑒察

福建候補同知李聯琨繪呈

〈臺灣前後山全圖〉卷末有清廷官員李聯琨的說明，顯示該圖繪製的背景，與「牡丹社事件」密切相關。

1871年，琉球人遇風漂流到臺灣南部八瑤灣，遭當地原住民排灣族高士佛社與牡丹社人殺害。3年後，日本出兵臺灣，史稱「牡丹社事件」。

第12頁為1871年美國公使李仙得繪製的「福爾摩沙」地圖，恆春半島西岸被標註為「琅嶠村庄」，線界之東則標註著：confederation of eighteen tribes under one chief。當時清廷稱此地原住民族部落為「琅嶠十八社」，實際上為「琅嶠排灣族部落聯盟」，部落各有其傳統領袖，最大的部落領袖為聯盟的領袖。這個聯盟即包含了牡丹社與高士佛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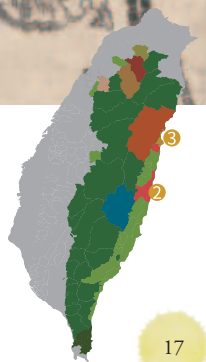
李仙得為美國駐廈門領事，1867年羅發號（Rover）事件發生後前來臺灣與「琅嶠十八社」傳統領袖卓杞篤議定「南岬之盟」；琉球人遇難後，李仙得即擔任日本顧問，協助日本出兵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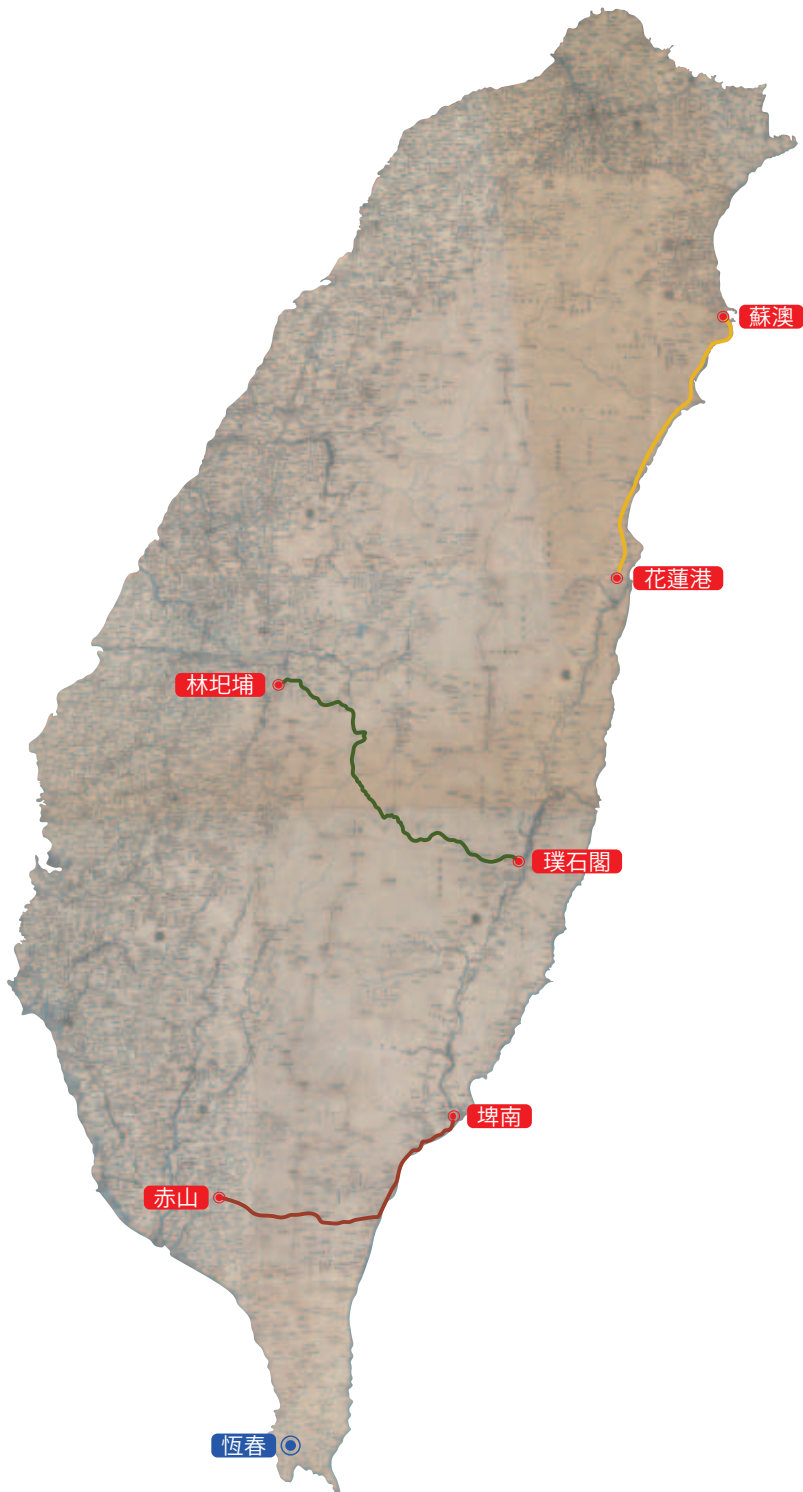
「牡丹社事件」之後，清廷體認到臺灣海防地位之重要，以及原住民族領域必須積極介入加以治理，因此增設一府三縣，並開闢道路進入「番地」。在官方繪製的〈臺灣前後山全圖〉卷末，有如下的文字：「近因海上兵事，又增設臺北一府，淡水、新竹、宜蘭、恆春四縣。」又說「……講究東南海防，則以臺灣為重，雖孤懸海外，實足以牽制東洋……」最後具體提到「新開後山南北中路三路地方，以及琅嶠之恆春縣等處地名，皆卑職前奉札往查，隨山履勘，深入不毛之地五十餘日日有筆記，其未經之處或照各營錄報，或詢諸曾經該地之人，按地增入圖中，從此臺灣全島，莫非王土矣……」

「從此，臺灣全島，莫非王土」。牡丹社事件之後，昔日的「化外之地」成為「王土」，清廷的國家勢力正式伸入恆春半島，以及臺灣東部。



開山撫番， 關北中南三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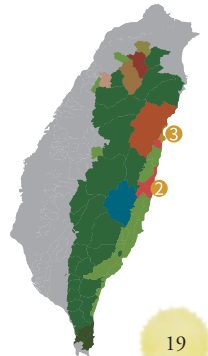




牡丹社事件之後，臺灣海防欽差大臣沈葆楨提出「開山撫番」之策，開闢北、中、南三路，軍隊陸續進駐東部，因此與撒奇萊雅、噶瑪蘭族，以及阿美族，產生衝突，導致1877至1878年連續發生「大港口事件」及「加禮宛事件」。「三路」之北路由羅大春開闢，自宜蘭縣蘇澳至埤南廳崎萊花蓮港，今蘇花公路前身；中路為吳光亮所築，由彰化縣林圯埔（今南投竹山）至埤南廳璞石閣（今花蓮玉里），為八通關清古道；南路是袁聞柝所開，由鳳山縣赤山（今屏東萬巒）至埤南廳埤南（今臺東卑南）。

頁 16-17：〈全臺前後山輿圖〉，1878 年余龍監製，圖中已標示北中南三路及其他聯絡道。（引自／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

頁 18：1899 年，日本統治臺灣初期繪製之〈四十萬分之一臺灣全圖〉，其中仍標示中路、南路，惟北路路徑參考頁 16-17 地圖描繪。（引自／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 (2020). [on line]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Available at :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2021/06/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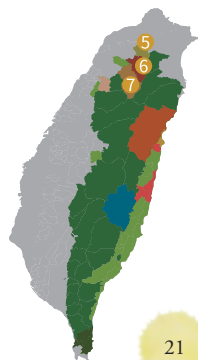
樟腦 開啓了戰端



標榜「防務、軍政、清賦、撫番」的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因急需籌設洋務海防所需，而將出產樟腦最多的大嵙崁地區，當作原漢戰爭的重點，自 1886-1892 年，連年對當地的北泰雅族用兵，卻屢吃敗仗。

1892-1897 年，大嵙崁的山林資源，成爲臺灣與世界市場連結的窗口，更成爲日本殖民政府深入北部山區，進行「理蕃事業」的肇因，北泰雅族自此遭受一連串的資源掠奪，開啓了長達十餘年的土地保衛戰。

1896 年日本殖民政府剛接手臺灣時，北部地區（包括今新北市、桃園市到新竹、苗栗）的樟腦開採狀況。（引自《臺灣產業調查錄》，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



川 蕃 圖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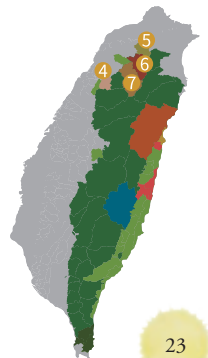
北威南撫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將泰雅族列為「北蕃」，布農族、鄒族、排灣族、阿美族、雅美族、卑南族、魯凱族等歸為「南蕃」。1902年「熟蕃」賽夏族引發「南庄事件」之後，臺灣總督府對「理蕃政策」進行檢討，1903年修正為「北威南撫」：綏撫「南蕃」，對於密生樟樹的北部山區原住民族「北蕃」，則進行威壓征討。首當其衝的即為鄰近首府臺北的大豹群、桃園地區的大料坎群，以及新竹馬武督、加拉排、馬里闊丸與金那基等各群。



左頁：〈北蕃圖〉；右頁：〈臺灣蕃地圖〉局部（引自／《討蕃記念寫真帖》，1913年，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



圖進前線勇隘

一分萬十西尺縮



- 基隆
- 台北
- 新竹
- 台中
- 台南
- 高雄
- 屏東
- 嘉義
- 雲林
- 彰化
- 苗栗
- 桃園
- 基隆
- 台北
- 新竹
- 台中
- 台南
- 高雄
- 屏東
- 嘉義
- 雲林
- 彰化
- 苗栗
- 桃園

〈隘勇線前進圖〉，1912（大正元）年。（引自《臺灣殖民政策》）

為完全征服泰雅族而產生的「理蕃五年計畫」共有兩次，第一次為 1907-1911，第二次為 1910-1914，主要工作是在「北蕃」地域開闢警備道路，而以「隘勇線前進」為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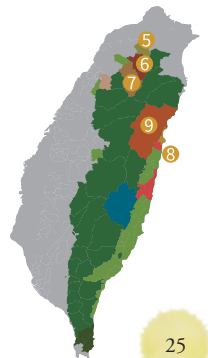
「隘勇線」本為臺灣早期漢移民向原住民族地界拓殖時，設於交界的武裝保衛線，清末的「隘勇」為保護樟腦產業的私人傭兵，日治時代則逐步改變，至 1903 年時將隘勇制度與警察系統連結，轉變為進攻泰雅族領域的先鋒部隊。1907 年推動「隘勇線前進」，不斷推進「隘勇線」，逐步將樟腦開採區拓進泰雅族的領域，此時「隘勇線」已由原本靜態的防禦線，轉變為動態的攻擊線。

日方在北部推動「隘勇線前進」的第一年，隘勇線即成功地穿越桃園「大嵙崁前山區」的心臟地帶（大豹社、大嵙崁事件），這一年也在東部架設了準備對付太魯閣族的「威里隘勇線」，並委由宿敵阿美族七腳川社人防守。

1908 年日方滅了七腳川社，啟動「臺東線鐵道」工程、辦理官營移民村等等開發東部產業的計畫。七腳川人被迫不斷搬家，並且淪為東部各項重大工程的廉價勞工。（七腳川事件）

1903-1913 年，日方在新北、桃園與新竹地區逐步往內山推進，至控制李嶼山之後，1914 年轉往東部深山攻打太魯閣族，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征，軍警內外夾擊，海陸雙頭並進，為規模龐大的「理蕃」戰役，也為「北蕃」的征服畫下句點。

「理蕃五年計畫」 與「隘勇線前進」





日方為壓制布農族人，而於 1919 年修築的八通關越道路，沿線布滿駐在所，為今日熱門登山路線。（改自〈花蓮港廳管內圖·東臺灣展望〉，1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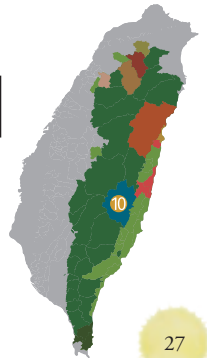


1914年8月，太魯閣族人受到壓制後，臺灣總督府加大力道沒收全臺原住民族擁有的槍枝。布農族人表面上配合，實際上不然。

1914年12月起，東臺灣的布農族人透過襲擊駐在所、搶奪槍彈、殺害日警等方式，展開前後長達近20年的抗爭史，其間在花蓮拉庫拉庫河流域廣大的山區歷經喀西帕南事件、大分事件、Tusiu（托西佑）社人遭誘殺等流血反抗及軍警鎮壓，最後有部分族人遠走高雄深遠的荖濃溪上游Tamahu（玉穗社）山區，持續反抗，被日本殖民當局指為唯一「未歸順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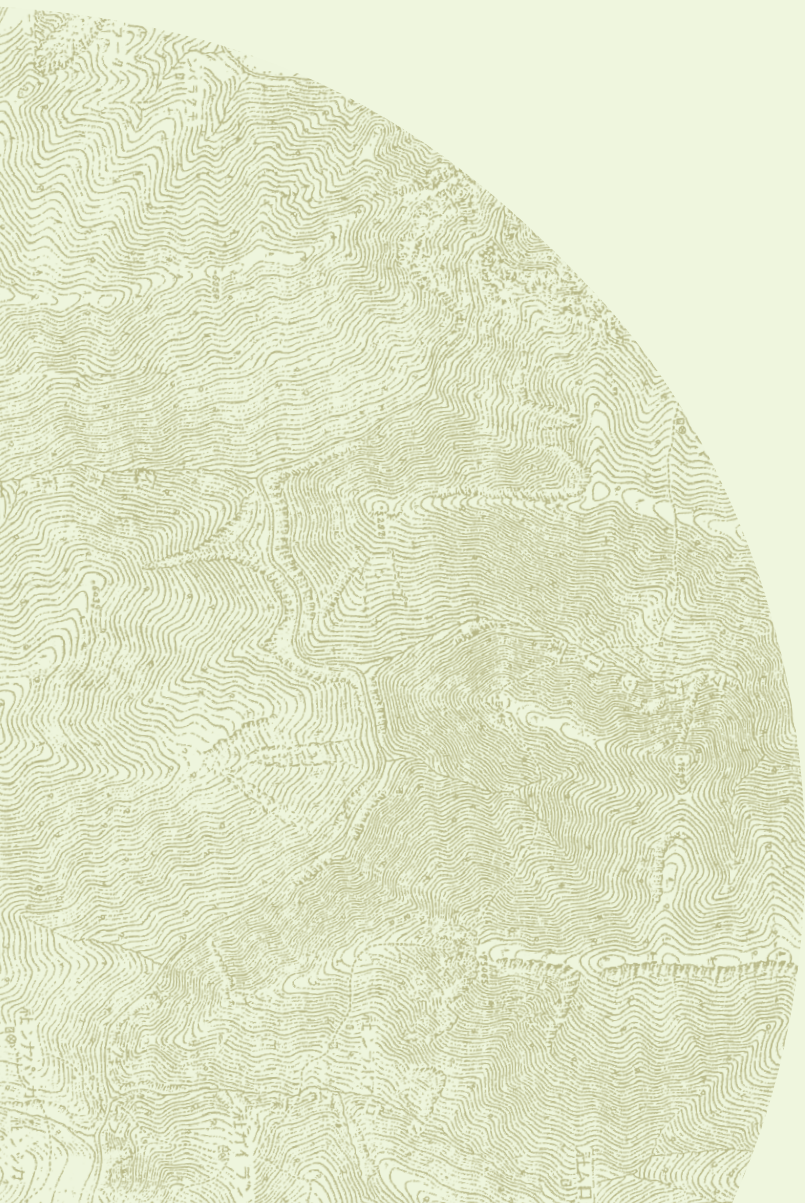
1933年4月22日，Tamahu的領導者Dahu Ali前往高雄州廳，參加mapakasil（意指「和解」，但日方稱為「歸順」儀式），結束了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族最漫長的反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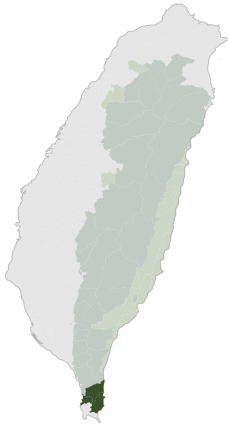
最後的 「未歸順蕃」



貳

十大歷史事件





1871-1874



牡丹社事件

na masan pacugan i Sinvaudjan

1871 年，琉球王國宮古島人於航行途中遭遇暴風雨，漂流到臺灣恆春半島的八瑤灣（今九棚灣／牡丹灣），登岸後遇上未識之族群排灣族，雖語言不通，仍被善待，但後來有 54 人不幸遇害。三年後，日本藉口為琉球國民報仇而出兵臺灣，史稱「牡丹社事件」。琉球人與排灣族之間，何以釀成如此悲劇？事發至今 150 年，仍然值得追索、關注。日本藉此漂流事件兼併琉球、入侵臺灣，不僅扭轉了臺灣的歷史，也是東亞近代史難以忽視的大事。

不只牡丹社

「牡丹社事件」以排灣族 Sinvaudjan（牡丹社）為名，事發地卻是在同為排灣族的 Kuskus（高士佛社），主要對象是 Kuskus（高士佛社）和鄰近的 Sinvaudjan（牡丹社），這兩個族社屬於當時恆春半島的「琅嶠下十八社」。由於牡丹社聲勢隆盛，反而成為事件名稱的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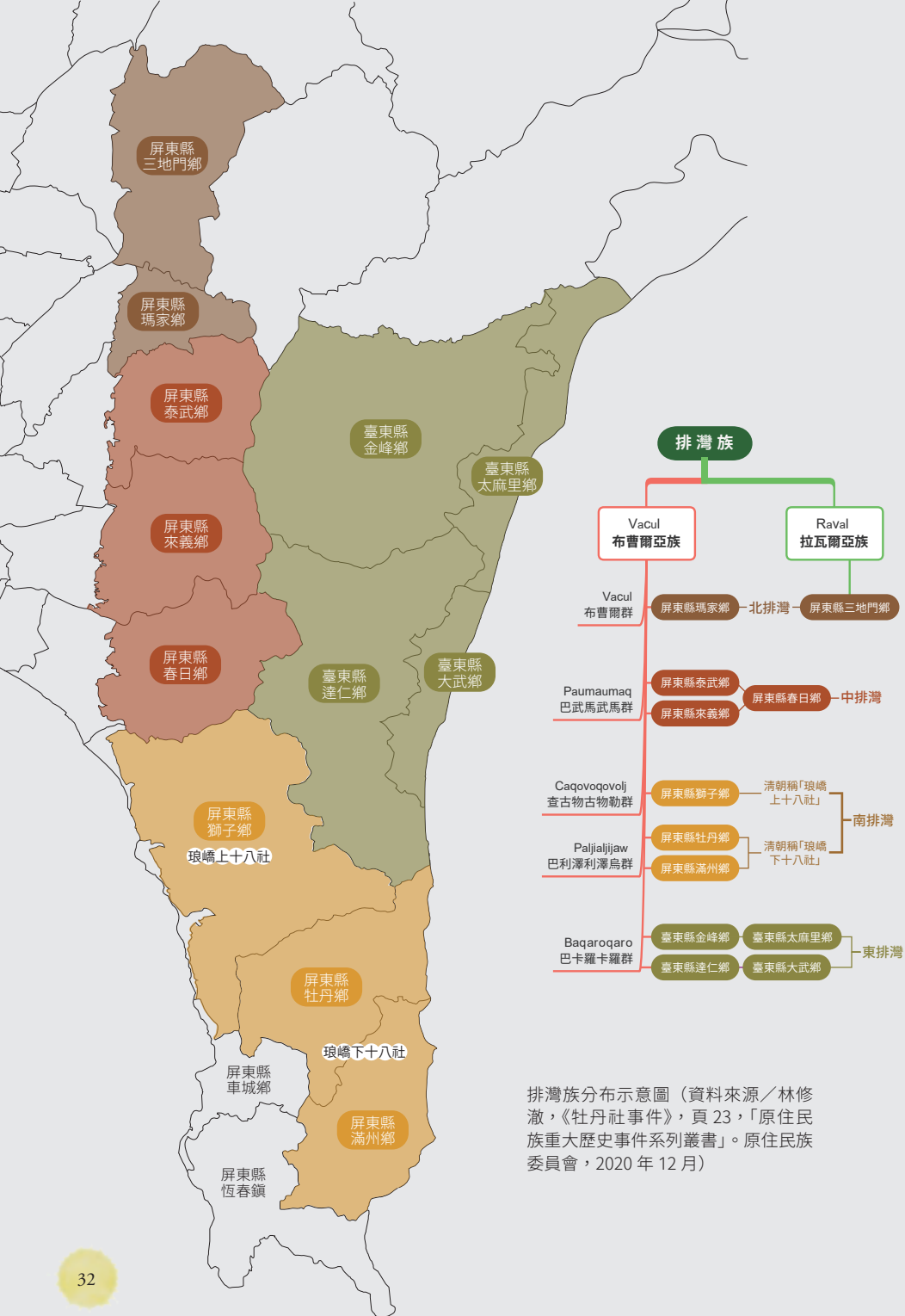
排灣族自古居住於屏東及臺東兩縣，屏東的排灣族分布於恆

琅嶠，排灣族稱為 Ljungkiaw

根據牡丹的老一輩說，有一種樹，好像是合歡一類的，矮矮的在海邊，現在車城海岸種有很多，牛羊很喜歡吃，我們家鄉的母語叫 ljungkiaw，小孩子都知道可以餵牛餵豬，所以「琅嶠」真正的名字就是根據 ljungkiaw。有人說 ljungkiaw 是恆春，其實不對，l jungkiaw 是指車城，但是後來整個都劃在一起，所以就把它移過來代表恆春。（華阿財口述。《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牡丹社事件》調查報告書，頁 80。原住民族委員會，2003 年）



日本時代的 Kuskus（高士佛社）（引自／《臺灣蕃族圖譜》第一卷，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



排灣族分布示意圖（資料來源／林修澈，《牡丹社事件》，頁23，「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原住民族委員會，2020年12月）



1910年代的 Sinvaudjan（牡丹社）（引自／《臺灣寫真帖》第2卷第2集，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提供）

春半島。清代稱恆春半島為「琅嶠地方」，「琅嶠」原來僅指恆春半島西北隅的車城至恆春城一帶，後來擴大到半島全域，成為一個泛稱。而這個區域主要是排灣族的領域。

清代牡丹社事件發生之時，漢人以楓港溪為界將排灣族分為南、北兩大部，北部稱為「琅嶠上十八社」或「恆春上番」，南部稱為「琅嶠下十八社」或「恆春下番」。牡丹社事件的關係族社包括 Sinvaudjan（牡丹社）、Kuskus（高士佛社）及排灣族統治階級 Seqalu（斯卡羅），都屬「恆春下番」。

宮古島民遇難

1871年11月，琉球國宮古島民於納貢返程途中遭遇暴風雨，3人溺斃，其餘66人從八瑤灣上岸，歷經波折來到被漢人稱「會砍人頭的大耳人」、被清廷歸為「化外生番」的Kuskus（高士佛社）。Kuskus（高士佛社）排灣族人嚇了一跳，不過觀察後認為他們不是敵人，便取來zuyiu（水瓢）舀水讓客人解渴，女人則去煮vineljukui（削皮切塊的水煮地瓜，用來接待客人）。

隔天一早獵人出獵前，交代琉球人不要擅自離開，但琉球人耳聽急促的陌生語言，眼見手持武器的壯漢，驚恐萬分，決定化整為零分批逃離。獵人發現客人不告而別，立刻追趕，並通知Sinvaudjan（牡丹社）支援。琉球國宮古島民一行人逃到雙溪口

「琅嶠排灣族部落聯盟」之統治階級——斯卡羅王國Seqalu

Seqalu包含豬勝束、射麻里、貓仔以及龍鑾等四大社，即今天的滿州鄉里德村、永靖村及恆春鎮仁壽里、良鑾溪源流等四處。「豬勝束」為第一大社，豬勝束社傳統領袖即「琅嶠排灣族部落聯盟」的首領。

滿州與恆春在清代即為排灣族、卑南族、阿美族混居的「歸化番社」，到了日治時期成為「熟蕃」，與漢人、平埔族長期混居、通婚，難分彼此。這個區域可說是多族群混居，多元文化融合的王國。



漢人口中的「大耳人」。排灣族自古有穿耳之俗，最早耳中鑲的是貝片，後來也嵌入錢幣。（引自《臺灣蕃族圖譜》第一卷，排灣族恆春下蕃男子（高士佛社），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

會合，此地是竹社、Sinvaudjan（牡丹社）、Kuskus（高士佛社）的分界，溪畔有五戶人家，都是客家人，其中鄧天保是此地的交易商，很快就明白了琉球人的遭遇，他對琉球人說 Kuskus（高士佛社）人對他們非常友善。

這時 Kuskus（高士佛社）人追了上來，團團圍住鄧宅，鄧天保對琉球人喝了水卻不告而別這點也無法緩頰，只能聽憑社人處理。傳統領袖將琉球人一個個拉出屋外，一個個質問，琉球人魂飛魄散，完全無法反應，一個個被殺。琉球人被迫奔逃，Kuskus（高士佛社）人開始追殺，導致 54 個琉球人喪命。此時 Sinvaudjan（牡丹社）人馳援而至，繼續追捕脫逃的 12 人，從雙溪口循著四重溪



島袋龜（約攝於 1926 年），事發時 20 歲，策動琉球同鄉逃跑，最終為 12 名生還者之一，多年後對楊友旺的援救之恩仍念念不忘。（引自《臺灣全誌》）



歷史現場「雙溪口」。琉球人逃離高士佛社來到此地，遭到排灣族人追殺。



龜山頂俯瞰車城灣。車城灣為恆春半島西岸的門戶，古稱「琅嶠灣」，為倖存的 12 個琉球人脫困返鄉的出口、日軍侵臺登陸的入口，也是當年保力庄庄長楊友旺允諾牡丹社傳統領袖阿祿古要扼守，不讓外敵入侵的要地。

一直找到出海口，最後在保力庄長楊友旺家中發現倖存的琉球人。

經過協商，楊友旺以酒、豬、布等為代價成功搶救了 12 個倖存者的性命，還協助他們輾轉返鄉。

日本大軍進擊

當年漂流事故不時發生，滿清官方獲通報後按例遣送回國，儘管琉球人的海難意外惡化成不可挽回的悲慘事故，也和日本無關，然而日本有意併吞琉球，先於 1872 年片面廢止琉球王國置「琉球藩」，翌年向清廷提起「八瑤灣事件」，清方表示殺人者為「化外生番」，不歸清廷管轄，讓日本有藉口出兵臺灣。

1874 年 5 月中旬，日軍於社寮（今屏東縣車城鄉



射寮村)登陸，採取李仙得的計畫，先安撫琅嶠居民，再攻擊孤立的 Sinvaudjan (牡丹社)與 Kuskus (高士佛社)。

5月22日，日本陸軍中佐佐久間左馬太率軍進抵石門(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遭到防守石門要路的排灣族人強烈抵抗，雙方互有死傷，包括 Sinvaudjan (牡丹社)總領袖阿祿古(Aruqu Kavulungan)父子，最後族人因裝備與人數劣勢不敵撤退。

經此一役，採觀望態度的排灣族社群開始向日本靠攏。5月25日，日軍與琅嶠各社領袖達成協議，日軍要求不得援助或藏匿 Sinvaudjan (牡丹社)、Kuskus (高士佛社)，並應協助逮捕，各社領袖則要求保護各社，會後日軍分發日本國旗以示結盟。6月1日，



牡丹社事件經過圖（繪圖／黃清琦）

- ① 1871年11月，琉球人上岸。
- ② 1874年5月10日，日軍登陸。
- ③ 1874年5月22日，石門戰役。
- ④ 1874年6月，牡丹社戰役。

日本大軍三路並進，圍攻 Sinvaudjan（牡丹社）、Kuskus（高士佛社），沿途只遇到小規模抵抗。2 天後日軍退兵，雇用當地人向社民勸和，面對優勢武力，Sinvaudjan（牡丹社）人不得不投降。

家園殘破人離散

日軍對付 Sinvaudjan（牡丹社）、Kuskus（高士佛社）的方法就是「放火燒村」，所到之處都毀於烈火。Sinvaudjan（牡丹社）、Kuskus（高士佛社）人見家園被毀，於是遁入深山，伺機伏擊。日本撤兵後，族人回到家，放眼只剩廢墟，6月正逢雨季，緊接著又是颱風季，族人無處可去，只有躲在樹下任由風吹雨打，母親沒有奶水，懷裡的嬰兒抱著抱著就離世了。

戰火停歇後，Sinvaudjan（牡丹社）、Kuskus（高士佛社）無人聞問，社人疾病飢餓交加，亡故者衆，景況淒涼。不得已之餘，Kuskus（高士佛社）人毅然離開傷心地，拋下建立不久的聚落，再度遷移。這個嶄新卻已殘破的聚落坐落在高士佛山南側，後來被稱爲 linivuan，意思是「逃離之地」。

族人流傳的事發經過

根據 Kuskus（高士佛社）後裔華阿財的口述，66個琉球王國宮古島人登陸後無意中走進 Kuskus（高士佛社），不速之客令 Kuskus（高士佛社）居民驚訝不已，但很快就判斷他們沒有敵意而且需要幫助，於是給予食物和水，還收留他們過夜。



華阿財（~2018），「牡丹社事件」參戰者後裔。華阿財家族 Mavaliw 由臺東知本遷入屏東滿州永靖。曾祖父 Qalulu 為高士佛社人，娶了統埔客家望族女兒林知母，兩人皆參與日本「臺灣出兵」的石門之戰。華阿財太祖父林阿九協助保力庄長楊友旺處理罹難琉球人的安葬事宜，曾舅公林槿獅受命每年辦理琉球人的祭祀儀式。（攝於 2017 年 4 月 16 日）

琉球人安穩睡了一覺，隔天一早 30 幾個壯漢帶著長槍、弓箭、刀等武器現身，個個都有長耳朵，琉球人不禁想起上岸後遇到的漢人曾提到「會砍人頭的大耳人」。Kuskus（高士佛社）勇士噶哩咕嚕地說了一串話

（你們不要離開，

因為臨時來，我們什麼都沒準備，現在我們要去山上打野食，如果打到，回來就能跟你們分享），又急又兇，說完就走。琉球人當然聽不懂，不安在心裡迅速蔓延，擔心生命有危險，於是決定逃跑。

從這一刻起，琉球人與 Kuskus（高士佛社）居民就雙雙踏上了誤解的悲劇之路。從前恆春半島有個習俗，即使從未見面，只要喝過對方的水彼此就是朋友。琉球人喝了水卻不告而別，不是朋友該有的行爲，

Kuskus（高士佛社）居民認為事有蹊蹺，此時在他們眼裡琉球人十分可疑，可能是入侵部落的危險分子，必須立刻阻止。琉球人不明白當地的規矩，雙方溝通又有障礙，導致琉球人因恐懼而對 Kuskus（高士佛社）居民心生誤解，同樣地，Kuskus（高士佛社）居民也無法理解琉球宮古島人的困境與恐懼。恐懼觸動誤解，誤解引發另一個誤解，若非連環相扣的恐懼與誤解，或許悲劇不會發生。

關於琉球王國宮古島人何以遇害，另有「交換失敗」一說，認為 Kuskus（高士佛社）居民打算拿琉球人向漢人交換酒等物資，由於談判失敗才殺害琉球人。這個看法容易理解卻缺乏說服力，交易不成也不至於立刻結束 54 條手無寸鐵的性命，任誰都會警覺此舉將招致惡果，何況過往也並非每一次交易都順利。

無論是排灣族人還是琉球王國，對宮古島人遇害的歷史事實各有見解，確切的原因目前尚無定論，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過去日本大力宣傳起因是臺灣原住民族生性野蠻，顯然這個理由並不成立。

歷史的教訓

歷史記述「牡丹社事件」起於琉球王國宮古島人

航行臺灣東南沿岸經過恆春半島時遭受颱風衝擊，不幸擱淺於八瑤灣，此區域是排灣族的傳統領域。宮古島人在尋找避難所的過程中，誤入排灣族 Kuskus（高士佛社）的領域。即便如此，Kuskus（高士佛社）的 mamazangiljan（傳統領袖）和部落人士仍以禮相待，提供飲水。

從以禮相待轉變成 54 人不幸遇害的過程，涉及族群之間語言不通、文化認知不足的情況。此時，因清廷的「生番」與「熟番」政策而誕生的邊境商人掌握了語言與文字的優勢，如楊友旺、鄧天保、林阿九、凌老生等身處風暴邊緣的漢人，極力緩和危急事態，



位於統埔村的琉球人墓

甚至「琉球藩民墓」也由楊友旺等人建成。

「牡丹社事件」凸顯了十九世紀晚期國際政治的情勢，清廷表示「番社」不屬其所轄，使得向外擴張的日本獲得出兵臺灣的藉口和機會，無論對於琉球王國的宮古島人或在地主人排灣族，這項軍事行動都是不義之舉。

1874年，日軍將領西鄉從道為54名遇難者立碑，稱「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特地冠上「大日本」，意謂琉球藩為日本領土，但當時日本尚未完成併吞琉球，後來日方撥款委託林阿九家族照料墓地，此墳重修多次，1979年列為古蹟。

四重溪山與石門山（昔稱「虱母山」）聳立夾峙處即「石門古戰場」，阿祿古父子戰死之地。1936年日本人在石門山頂立下「西鄉都督遺績紀念碑」，戰後碑文被改為「澄清海宇還我河山」。雖然「牡丹社事件」相關者後裔認為重現碑文對戰死的祖先大不敬，在尊重歷史正視歷史的前提下，這座紀念碑的碑文已於2020年恢復原貌。





1877-1878



大港口事件

O lalood i C'epo'

1877年4月起，清軍陸續進駐後山中路，世居於秀姑巒溪出海口的「阿棉山社」與「納納社」（C'epo，今大港口部落）的阿美族人，生活、祭儀與部落組織等遭到了翻天覆地的侵擾與破壞，4個月後，C'epo人起事，清廷各路聯軍不斷湧入東海岸，直到翌年元月戰事平息，C'epo人遭到屠殺，倖存者四散逃離家園。「大港口事件」距今已近150年，為清廷「開山撫番」之後，東部原住民族起而反抗的首樁重大史事。

突然降臨的外來勢力

1874（同治 13）年「牡丹社事件」後，清廷派兵進駐東臺灣，實施「開山撫番」。從此，國家力量正式進入東臺灣。「開山」、「撫番」雙軌策略由沈葆楨擬定，實際執行的卻是吳光亮。

光緒 3（1877）年 4 月吳光亮接任臺灣總兵，被派到東臺灣統領各軍，旗下的飛虎軍也移防後山（東臺灣）中路，「練兵屯田，以為久計」。

不久北路駐軍轉進中路，連原本駐守前山中路的線槍營也派給吳光亮，於是後山中路成爲東臺灣兵力最厚實的地區。

豐厚的兵力需要充足的補給，爲此吳光亮在成廣



秀姑巒溪河口，靜浦部落（清朝之「納納社」），遠處可見著名地標「長虹橋」。
（攝影／邱上林）



〈全臺前後山輿圖〉於 1878 年間世，圖中已標示修建於 1875 年自林圯埔至璞石閣的「中路」，約與「大港口事件」的醞釀與爆發同時。清廷長期視東臺灣為化外之地，因此對東臺灣的描繪不免疏略，不過仍看得出清廷當時如何看待東臺灣。圖中◎或○上再加三角旗者，為當時清軍駐紮處。（引自／余龍〈全臺前後山輿圖〉，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Library of Congress, 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

澳（今臺東縣成功鎮小港）設立糧局，打算從大港口利用秀姑巒溪河道向縱谷輸送物資。

阿美族人深感不安

清軍湧進東臺灣，清廷又積極招募官兵和耕民大舉開往東臺灣，加上通事林東涯平日作威作福，因此阿美族人對現況相當不滿。已故的 Makotaay（港口部落）傳統領袖 Lekal Makor（許金木）說：

通事林東涯在地方作威作福，去瑞穗開會要阿美族青年抬轎走山路，又常常徵調阿美族青壯年走到成廣澳（今臺東縣成功鎮小港）搬運軍需物資，如有不服就威脅要叫來更多 finawlan（族人，意指軍隊）。此外，清軍時常藉故騷擾百姓、調戲婦女，林東涯自己就娶了三個太太，如果他的 finawlan 真的來了，只要一個人娶一個，我們的年輕人就沒有太太可娶了，甚至於已婚婦女或小女孩都不保。

不當待遇引發反感

光緒 3（1877）年 5 月中旬，線槍營進駐大港口，隨後遭遇大颱風。無論駐軍之初搭建營房還是災後重

建，吳光亮都徵用大量民力，短短一個月裡重覆徵調當地青壯年，導致怨聲載道。

更嚴重的是既有的生活作息遭到干擾。6月收割後就是一年一度的豐年祭，期間嚴禁出外工作，必須虔誠祭祀。豐年祭是部落大事，不可以受到阻撓，此時清軍要求族人服勞役，顯然觸犯大忌。

最令人無法忍受的是，社會規範遭到嚴重的威脅，尤其是年齡階級。在清廷的國家體制下，所有人都是被統治者與被奴役者，無論傳統領袖、青年領袖還是年齡階級較低階者，都服同樣的勞役，年齡階級的上下服從關係蕩然無存，直接衝擊既有的社會組織。

烏漏社率先發難

巨大的反感一再累積，終於釀成嚴重的衝突。光緒2（1876）年11月，林東涯要年輕人抬轎送他去瑞穗，以便帶領清軍到 Cepo'（大港口）。阿美族人忍無可忍，情緒大爆發，途中在奇美附近的 Ci Paca'an 把林東涯連著轎子推下懸崖。

隔年，光緒3（1877）年3月，清軍開始大規模移防東部，令阿美族人備感壓力。爲了保家護土，水尾的烏漏社在7月首先發難，攻擊兵營殺害清軍，清



口傳中林東涯被推落處，位於瑞港公路 18K 附近。

方調兵反擊，戰事很快平息。

阿棉山與納納社起事

8 月，東海岸的阿棉山社與納納社起事。

根據 Lekal Makor 的口述，報信息的族人傳話說，清軍即將前往大港口，傳統領袖 Mayaw Aping 下令要族人構築防禦工事。他對 La Tafok 年齡階級說：「我沒有下令，你們不得行動。」La Tafok 年齡階級在 Lidaw 山洞上面集結等候。Mayaw 祭神結束後，把祭神用的小豬腿丟向正在吸鴉片的清軍，發出攻擊命令，於是 La Tafok 年齡階級朝著清軍丟下一根大原木，清軍嚇得四



阿美族口傳描述的「大港口戰爭」（資料來源／蔡中涵）

右頁圖：Cepo'古戰場。從長虹橋望過去，正面為獅球嶼，左邊是港口部落（阿棉山社），右邊是靜浦部落（納納社）。

處竄逃，跳進海裡的跟漂流木一樣多，拿槍的則來不及裝子彈，死傷慘重。

田寮大戰

11月，清軍再度發動攻擊，這一次吳光亮動用了「頗有威勢」的「洋火箭」。La Tafok 年齡階級的年輕人以 Kafo'ok 為首，在大峰峰發現清軍集結在 Dihif no Posilan（普西蘭山洞），有的在吸鴉片，有的在拉胡琴。Kafo'ok 一聲令下，勇士們蜂擁而上，清軍來不及反抗轉頭就跑，有的跳進海裡也逃不了族人追擊。第二天，Kafo'ok 等人向南挺進，打算趕到成廣澳阻擋敵人，不





料途中遇到清軍，Kafo'ok 越過河從背後包抄，清軍腹背受敵，大敗於田寮。

阿棉山、納納社最終戰

雖然兩度戰勝，Kafo'ok 卻不幸陣亡，阿美族戰士因此折損一個關鍵領導人，致使族人無心再戰。

12月12日，清軍各路援軍齊集，連續砲轟部落至20日攻下阿棉山社，「追擊至納納社外，皆破之；

水母丁溪南岸一帶古稱「水母丁」，就在今天的八仙洞洞口前方海岸，為Cepo'古戰場之第三戰現場。（邱上林／攝影）





潰番竄併阿綿。……開華令砲隊連環轟擊，益以火箭，又繞出其後；番眾驚亂，遂克阿綿。」（《清史列傳選》，臺灣文獻叢刊第 274 種，頁 467。）

假稱和好，閉門屠殺

爲了避難，阿美族人紛紛逃往 Cilangsan（今貓公山）。爲了徹底制服阿美族人，清軍不惜誘騙族人下山。族人下山後發現清軍搭建營房，十分可疑，Mayaw Aping 說：「他人內心想的事情不像槍一樣直。」

清軍要求阿美族人前往成廣澳搬運米糧，爲了展現誠意，約定把部份米糧當成工資，族人聽了非常高興，有了米就可以給家人好好吃飯了。趁著阿美壯丁去搬米，清軍竟在營房裡安裝火藥和油脂。壯丁們直到傍晚才回來，又累又餓，清軍請大家入內享用飯菜，衆人不疑有他，不料清軍竟點燃火藥還開槍射擊。大家一急紛紛往外跳，不料跳進清軍早就挖好的深溝，溝底插滿尖竹，一掉下去馬上被刺死。

有個叫 Mayaw Tomon 的男子幸運只受輕傷，趁著黑夜逃跑，晝伏夜出終於爬回 Cilangsan，他告訴族人：「你們的丈夫、叔舅和親人都死了，在 Liso 河上方清軍的營房內被殺死了。」

根據清廷官方文獻，這一場屠殺「計斃〔斃〕番一百六十餘名」。（《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四）

民族的集體記憶

透過軍事手段，清帝國奠定後山中路（相當於花東縱谷北段、中段及其以東至海岸線等地）的統治地位，甚至進一步計畫將原住民族「教化」成順民，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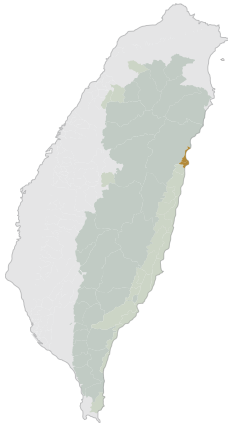
2014年「大港口事件」137週年，原住民族委員會在靜浦國小立下大港口（Cepo）事件紀念碑。該年紀念活動由港口部落傳統領袖張書燒（Lekal）主持。

緒 5（1879）年，吳光亮制定「化番俚言」，當成馴化被征服者的教材，內容充份顯露統治者的心態。

然而最令族人難以忘懷的是那一場滅族式的屠殺，大港口的青壯男子命喪於一夜之間，部落慘遭毀滅性打擊，倖存的族人各自尋求生路，世居此地的 Cilangasan、Pacidal、Sadipogan、Monari、Cikatopay、Ciwidian、Foladan 等氏族四散遷離。

港口國小緊鄰秀姑巒溪北岸，其中一棟校舍外牆的彩繪以阿美勇士與清軍對峙為主題，鮮亮的色彩彷彿告訴人們，「大港口事件」仍然深刻留在族人的記憶裡。





1878



加禮宛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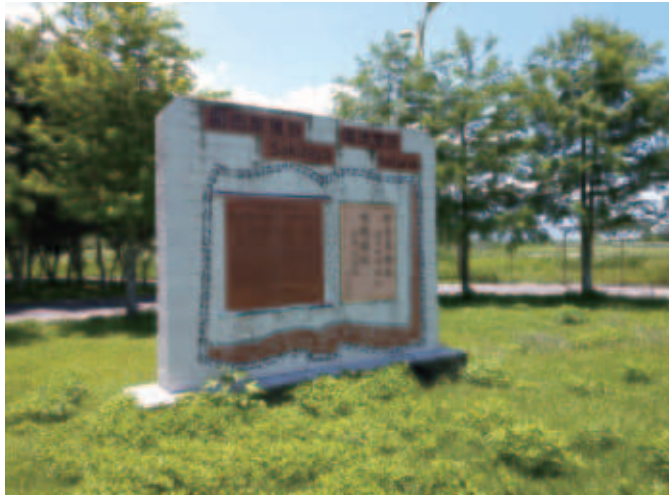
keliawan ay penasawan
u palcawaw i Takubuwan

此事件是因加禮宛人（今噶瑪蘭族）而起、撒奇萊雅族協力對抗清軍的戰爭，一般稱為「加禮宛事件」，撒奇萊雅人則稱為「達固部灣事件」。

「開山撫番」政策推出後，漢人入墾及清廷軍隊進入，對當地居民造成壓力並產生各種衝突，就在「中路」地區「大港口事件」落幕後不到半年，戰火燒到了「北路」南端的奇萊平原，最後巾老耶社（達固部灣部落）與加禮宛社遭滅，族人被屠殺，倖存者四散隱遁埋名，混居於阿美族社。直到百餘年後的 21 世紀初，二族才終於恢復身分，成為官方承認公告的原住民族。

大約 19 世紀中葉以後，花蓮平原及海岸山脈東側沿岸出現了一群稱為「加禮宛（Keliyawan）」的新移民，他們是從宜蘭南遷的噶瑪蘭族後裔。他們的先人在宜蘭分屬好幾個村落，但以加禮宛社人數居多，而且大多來自加禮宛港（冬山河接蘭陽溪處），自稱「加禮宛人」。

而撒奇萊雅族（Sakiraya），約在 17 世紀中葉時有其記載，居住於今日三棧溪與花蓮溪之間的奇萊平原上，清朝時期被稱為「歸化社」，外人亦有稱「竹窩社」者。



「加禮宛戰役／達固部灣戰役紀念園區」位於花蓮市國福里，2015 年 11 月 15 日由撒奇萊雅族噶瑪蘭族聯盟、原住民族委員會、花蓮縣政府、花蓮市公所等共同樹立「紀念 1878」紀念碑，內容綜合文獻、研究與口述，述說兩族結盟抵抗清帝國的外來侵略及戰敗後的際遇，強調兩族史觀自主，各以「達固部灣戰役」及「加禮宛戰役」稱呼這一次反抗行動。



圖右下可見加禮宛人的原鄉加禮遠位於冬山河出海前西岸，根據口傳，河口的「加禮遠港」是加禮宛人前往花蓮的出發地。南遷的加禮宛人在米崙溪（美崙溪）北方建立家園，屬於撒奇萊雅族的中老耶、飽干則位於河對岸。（引自／余寵〈全臺前後山輿圖〉，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Library of Congress, 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

右頁圖：「加禮宛大社紀念碑」立在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須美基溪畔，這裡是加禮宛六社之首加禮宛社舊地所在。2009年，「加禮宛事件」後130年，噶瑪蘭族和撒奇萊雅族的傳統領袖在此埋石立約，宣告兩族的盟約如磐石般堅定，並聯合聲明：「不是激起仇恨、不是報復、不是求憐，而是避免不公不義之事重蹈覆轍。」

長期壓迫引發衝突

根據各種文獻以及當時的情境研判，引爆加禮宛事件的原因可能為：

- 一、「後山」交通不便，後勤補給困難，使得駐軍陷入長期的缺糧狀態。缺糧的壓力在當地駐軍的威迫下，竟轉嫁給具有水稻耕作技術的加禮宛人，以致加禮宛人心懷不滿。
- 二、「溯查此次致亂之由，實緣官軍購買生番土產過於欺壓，且有凌辱婦女之事，遂糾合多人到營理論；營官庇護勇丁，遽將來人誅戮。」（《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清軍以征服者的姿態殺害前去理論的加禮宛人，魯莽的錯誤舉動不可原諒，促使加禮宛人反



抗的決心更加堅定。

官軍「過於欺壓」購買的「土產」可能就是米，其他文獻也曾指出「營勇買米口角」（《清德宗實錄選輯》）。不過，買米反映的是駐軍缺糧的窘境，不是衝突主因，社民之所以「被逼難堪，是以決計反撫」（《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是因為再也無法忍受駐軍「過於欺壓」、「凌辱婦女」、殺害前去理論的族人，不得已之下才動手反抗。

各方爭奪土地拓墾利益

另一種看法則是各方為爭奪新路開通之後所帶來的土地墾拓利益，而引爆衝突。

北路的目的主要為政治、軍事性質，包括綏撫原住民族部落、維持治安，但自古以來開路往往伴隨著高附加價值，尤其是土地利益，一旦北路開通，等於為北部的漢人創造一條通往東臺灣新利源的甬道。不過山區的原住民族對開路非常反感，反應激烈，導致沿線的治安飽受威脅，因此眾人注目的焦點主要是新城以南到吳全城一帶，尤其是水田居多的加禮宛社。「花蓮港以北至加禮宛各社二十里之間，最為平廣，土之膏腴甲於後山。」從臺東直隸州知州胡傳的描述，不難理解加禮宛何以成為競逐的目標。

撒奇萊雅人的見解

文獻裡的「加禮宛事件」未能完整含括整起事件。官方記載的歷史將 1878 年的武裝衝突，定調為加禮宛人聯合撒奇萊雅人的抗清行動，但對撒奇萊雅族人來說，前期戰場是在巾老耶社（即今 Takubuwan 達固部灣部落），何況「當時噶瑪蘭人才來花蓮沒多久，主要居住在美崙溪，我們撒奇萊雅人在這裡居住了很久……雖然清軍一開始想要打加禮宛人，但發現撒奇萊雅的勢力很強大之後，便把主要的攻擊朝向我們。」（撒固兒部落黃金文耆老口述）

戰爭經過：文獻與口傳

光緒 4（1878）年 3、4 月間，加禮宛人決意反抗，與撒奇萊雅族巾老耶社共謀對抗清軍。

清軍對於加禮宛人的動態已有所知，並事先布署。衝突在 6 月 18 日爆發，加禮宛社眾截走官兵的請糧文書，第二天又糾眾打算劫營塞井，但遭到擊退，清軍乘勝追擊，反而遇伏失敗。雙方對峙到 8 月，官方到宜蘭請噶瑪蘭族耆老前往加禮宛勸說，無功而返。之後，加禮宛人又截殺官軍，促使清廷急調大軍進攻加禮宛和巾老耶，先破巾老耶，再破加禮宛。戰事從 9 月 5 日至 8 日，前後四天，巾老耶社和加禮宛社有許多社眾遭到殺害。



加禮宛事件經過圖

- ① 1878年6月，加禮宛人與中老耶社合作，攻擊鶻仔埔軍營（今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8月，清軍勸服無效，加禮宛人再襲殺哨官。
- ② 1878年8-9月，清廷大軍搭船前來支援。
- ③ 1878年9月5日，清軍先攻下中老耶社。
- ④ 1878年9月8日，清軍再破加禮宛社。

關於清軍攻破撒奇萊雅族，撒奇萊雅族文化推動者 Tiway Sayion（帝瓦伊·撒耘，漢名李來旺）曾說：

加禮宛事件時，原本撒奇萊雅人在達固部灣的刺竹防護下，清軍久攻不下，後來改採火攻，在箭尾部分點火射進部落來，使得刺竹、茅屋都被燒毀。傳統領袖們為了不使撒奇萊雅人被滅族，在商議後決定開門投降。

清軍並未罷手，爲了殺雞儆猴，他們叫鄰近的原住民族如南勢阿美族人來看「Komod Pazik 被綁在茄苳樹上處以凌遲（即一刀一刀慢慢割下皮肉），從早上大約 9 點左右直到太陽下山才死亡。夫人 Icep Kanasawp 被放在劈開的圓木上，再蓋上另一半的圓木，然後由清軍踩在上面，大約 20 分鐘左右氣絕身亡。」（潘繼道，〈原住民戰役——淺談撒奇萊雅族與加禮宛事件〉）

流離失所隱姓埋名

事後，清軍令撒奇萊雅族人進入七腳川、荳蘭、飽干、里漏等四社蓋屋居住，再令七腳川人給予田地，讓他們有地可以耕種。由於戰爭挫敗，撒奇萊雅人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傷痛，加上清軍極盡壓迫，族人不敢再使用族語，改說阿美族語，採用阿美族的習俗，漸漸被阿美族同化，融入阿美族的生活，失去族群辨識的標誌，前後長達一百多年。

至於敗戰的加禮宛人，有的躲在山中，有的往南逃，求助無門。清軍持續圍捕，社人無處逃避，糧食逐漸短缺，走投無路。清軍把出面投案的加禮宛人交給七腳川社傳統領袖，免除罪刑，要他們招回逃散的村民，最後有 9 百多人出面報到。事後，大多數加禮宛人遷往東海岸，以新社爲中心，往北、往南擴散，新社以北到加路蘭，是較古老的聚落，往南則寄居阿

美族部落如貓公、姑律、石梯，甚至渡過秀姑巒溪，只有少數人留在花蓮平原的加禮宛本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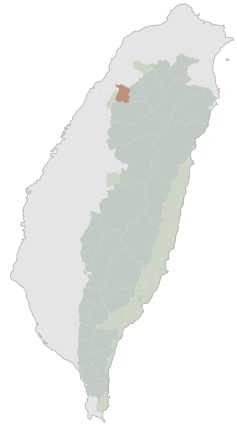
至於二族的舊部落，官方處置了加禮宛與巾老耶之後，便將部落土地交給漢人，任其開墾，原住民族反而是不得「占用」。

百餘年來，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混融在阿美族聚落中，隱匿委屈，不敢承認自己的族群身分，直到2002年，噶瑪蘭族終於成功正名，5年後，撒奇萊雅族也找回自己的名字，二族正式成為官方承認公告的原住民族。



新社位於東海岸，台11線43K處。「加禮宛事件」後，新社成為加禮宛人重新安居之地，如今是噶瑪蘭族最重要的文化根據地。





1902

南庄事件



ray pinSa'o:olan ka howaw

「南庄事件」是因樟腦而起，並以賽夏族人為首，與泰雅族人協力抗日的歷史事件。賽夏族早自清代即習漢俗，傳統領袖們擁有清廷核發的墾單，長期經營樟腦事業。當日本政權跨入，欲將原住民族手中的土地主權及開墾權、製腦權收回時，發現當時的法令對「熟蕃」賽夏族不管用，於是巧立「民木」之名目，准賽夏族人製腦，但未承認其土地主權，於是引致其後一連串的衝突，日阿拐終於發起抗爭。事件發生之後，日方檢討「理蕃」政策，定下「理蕃大綱」，決定「北威南撫」以及「隘勇線包圍」等方針，要強力來對付擁有茂密樟樹林「生蕃地」的「北蕃」泰雅族。

例	凡
●	○
○	○
Y	Y
Y	Y
○	○
○	○
○	○

新設出張所見地
 撫墾署境界
 小大條路
 境界
 川
 山
 蕃厝
 庄



〈南庄撫墾署管內略圖〉(局部) 是日本統治臺灣初期的南庄地圖。在這張 1897 年的地圖裡，可以看見當時日阿拐、絲大尾、張有淮、樟阿斗、豆流明等賽夏族傳統領袖的勢力分布。(引自「新竹臺中兩縣管內出張柳本技師復命書」(1897-10-01)，〈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五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519004。)

新嘉坡署管內略圖





從南庄望向辛抱坂部落。辛抱坂是南庄事件裡日軍極力攻奪的據點。（引自／《臺灣寫真畫帖》，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1902 年的新竹縣南庄地方（今苗栗縣南庄鄉一帶），自清代以來即以樟腦產業為發展重心，當地的原住民族為賽夏族與泰雅族，

據傳漢人於光緒年間入墾，道光年間才在此形成街市。

賽夏族在清末即接受大崙坎撫墾署招撫，握有清廷發給的墾單，擁有土地主權，可從事製腦業。漢人若前往製腦，則必須向賽夏族的傳統領袖繳納「山工銀」。日人入臺之初，將賽夏族理解為漢化程度極低的「平埔族」，文獻中將之列為「熟蕃」。

關鍵人物日阿拐

「南庄事件」的主要人物，發動者日阿拐 Basi Baunai 屬賽夏族，另一重要人物太祿（Tarao Wawai）則為泰雅族。日阿拐本是漢人血統，8 歲時隨父母來到臺灣，不久雙親過世，日阿拐被賽夏族人 Baunai-Tahe（日有來）收養，後來成為南庄獅里興社領袖，富有

資產，長於經營，1887年協助撫「番」有功，獲得清廷賞賜六品軍功，是頗具影響力的傳統領袖。

清廷讓日阿拐管理山林收繳山工銀，範圍包括獅潭、五指山、南庄前山後山等，收到業者的租金後，分成三份，分別給予官方、部落和他自己。南庄一帶受他管制的有十幾個社，山裡的漢人多數受他保護，大家都願意為他賣命。

日本治臺後，日阿拐在日方特意懷柔下，數度帶領族人前往南庄撫墾署，不拖欠稅金，踴躍捐款，遇到官方需要人手也不吝協助，為了表彰日阿拐的功績，臺灣總督府還送了一把日本刀給他。

無論是清廷或日本人，日阿拐都維持不錯的關係。

「蕃地」到底是誰的？

日人治臺之初，1895年10月，即頒布日令第26號「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管理）規則」，將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蕃地」納為「官有地」，同時嚴格限制製腦的資格。然而日阿拐等賽夏族業者，持有清廷發給的墾單，自勉開墾而積蓄資產，完全符合條件。日本官方不願承認其土地主權，只好施以權宜之計，界定日阿拐等傳統領袖社地的樟樹為「民木」，

准其製腦，為期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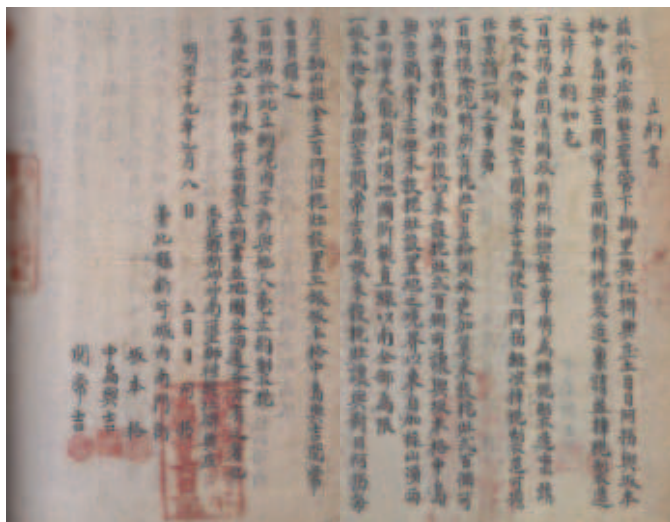
「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管理）規則」第一、二條

第一條 無官方證據及山林原野的地契時，該地作為官有地。
第二條 臺灣交接以前，除了擁有清廷的執照者以外，民人一概不准採伐官有地之樹木及開墾官地；在臺灣交接以前，未領有清廷的執照者，不准熬製樟腦。

日本樟腦業者進入南庄

日本統治初期，日阿拐、張有淮、絲大尾等賽夏族傳統領袖獲准以「民木」的名

義繼續製腦，其事業與利益得以暫時維持，但實際上是與日本業者合作，如 1896 年坂本格等人和擁有大片



〈日阿拐樟柁製造事務契約〉，日阿拐與坂本格等三人簽訂的合約。（授權人：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創用 CC 姓名標示 3.0 台灣及其後版本 (CC BY 3.0 TW+)。來源：<https://cmsdb.culture.tw/object/EB2D38F2-C35A-4AC8-B12B-5786DA8C456C>。



〈南庄獅里興社日阿拐界內地圖〉，日阿拐與坂本格等人簽約的權利範圍。（授權人：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創用 CC 姓名標示 3.0 台灣及其後版本 (CC BY 3.0 TW+)。來源：<https://cmsdb.culture.tw/object/EB2D38F2-C35A-4AC8-B12B-5786DA8C456C>)

山林資源的日阿拐訂立合約，每個月繳納「山工銀」；1898 年，日本興業會社獲得絲大尾轉讓，在獅里興社的小東河地方設灶，但不久即退出；1900 年，松田時馬跟進，前後共設 900 處腦灶，大力生產樟腦。

權益被剝奪引發反抗

以日阿拐為例，不難發現他與日本業者的約定類似清末以來的慣例，坂本格等人代日阿拐向南庄撫墾署申請新設腦灶，再以每個月繳交山工銀 500 圓為代價，向日阿拐取得製腦權。

日阿拐與坂本格等人在契約書中明訂權利義務，日阿拐認為他給的是製腦權，日本業者認為包括開墾，雙方的認知差異令南庄賽夏族人擔心豐厚的製腦利益只剩「山工銀」，更糟糕的是，樟腦價格低落，日本業者積欠山工銀，把實施專賣制度的臺灣總督府當成靠山，完全不理會賽夏族人的要求。

在政權轉移，政經環境尚未穩定之際，清代慣例與日本政權統治下的落差逐漸明顯，山工銀的性質也有所轉變，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南庄賽夏族繼續經營樟腦業，並一步一步走上反抗之路。



日軍的砲兵陣地（引自／《臺灣寫真畫帖》，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原住民族起義與日軍鎮壓

南庄事件以南獅里興社傳統領袖日阿拐為首，聯合東河社、大隘社。鹿場社傳統領袖 Taro Wawai（太祿）則動員泰雅族人，並邀約苗栗的馬凹、打必曆、八卦力、沙武鹿、上坪的 Kinahakuru、Maibarai、Metakonon、西熬及其他 23 社，還招集各地隱匿身分的抗日漢人共同起事。

事件爆發前，日方察覺到南庄



南庄事件經過圖

- ① 1902年7月4日，八卦力巡查與原住民族起衝突。
- ② 1902年7月6日，日阿拐聯合東河、鹿場、大隘等社，包圍南庄支廳。
- ③ 1902年7月17-26日，雙方交戰於辛抱坂。
- ④ 1902年8月10-30日，日軍攻擊日阿拐住宅，此後進入講和階段。
- ⑤ 1902年11月18日，日本在歸順式上誘殺鹿場社傳統領袖 Tarao，日阿拐逃亡。

「蕃情不穩」而派人查探，日阿拐向日本代表質疑，為何強佔族人的既墾地與祖先傳下來的土地，還豎立標木，是不是打算侵佔，還要求日本業者繳交山工銀。對此，日方保證臺灣總督府會保護族人的權益，但也警告日阿拐不可圖謀不軌。鹿場社傳統領袖 Tarao 也曾向日方指出，政府突然准許日本業者進入鹿場社伐木

製腦，藐視族人的權益，不是正當的行為。

1902年7月6日深夜，日阿拐率領800人包圍南庄支廳。8日起，南庄的原住民族仗著熟悉地形之利，採取游擊戰，令日方疲於奔命，象徵日本勢力的隘勇監督所紛紛遭到強力的反撲而受創，造成軍、警、隘勇、腦丁傷亡。

日軍武器精良，兵力雄厚，卻因地形派不上用場，雙方僵持不下，尤其在辛抱坂一地陷入膠著。7月下旬，日軍從辛抱坂北方高地發動砲擊，成功佔領辛抱坂後嚴加守衛，於是逃難的庄民逐漸返回南庄，商家重新做生意，由於物資尚缺，物價上漲不少。市街到處都是日本軍人，保甲奉命徵用300人日夜充當日軍的搬運苦力，日方另外招募隘勇，白天上工夜間警戒。

8月起可以說是南庄事件的「善後處理期」，不過原住民族並未死心，潛伏於密林反擊，8月10日更趁著暴風雨切斷電話線。爲了解破層出不窮的游擊戰，日方重擬戰略，稱爲「日阿拐居宅攻擊計畫」，由警察本署大島久滿次警視總長領軍執行。8月22日至27日，日軍砲轟日阿拐4處宅第，接著調集正規部隊以新式武器鎮壓。8月30日起日軍分批歸隊。



1902年8月22日，日軍攻擊日阿拐的居宅，至8月25日佔領日阿拐第二、第三居宅，圖中遭到攻擊失火的為第二居宅。（引自／《臺灣寫真畫帖》，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歸順典禮」與屠殺

本來日方計畫同時引出日阿拐與 Tarao，伺機擊斃，一網打盡，不過他們兩人有所疑慮，不肯同時下山。10月21日，憲兵隊與 Tarao 等百餘人舉行「歸順典禮」。Tarao 要求全面撤退隘勇，恢復清代由族人管理的模式，准許佃農入山建屋耕作，憲兵隊長以「陳報總督，必獲批准」來應付，實際呈報時卻把 Tarao 的要求寫成「不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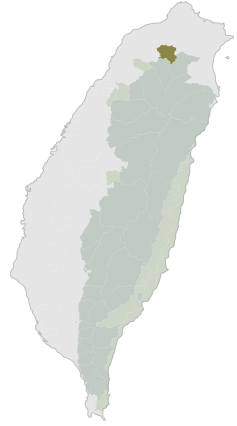
11月16日，輪到日阿拐出席「歸順儀式」。下午5、6點左右，日阿拐抵達南庄支廳，他提出跟 Tarao

一樣的要求。由於天色已暗，憲兵隊決定中止集合，日阿拐等人神情安祥地離去，約定 18 日再訪。18 日下午 1 點，憲兵隊先擊斃 Tarao，豈知日阿拐認為鳥聲不吉利不肯現身，日方只好再三引誘催促日阿拐進入早已布下埋伏的會場，不料狙擊失敗，日阿拐負傷逃逸。

平定「南庄事件」之後，臺灣總督府下令調查，參事官持地六三郎於該年 12 月提出覆命書《關於蕃政問題的意見》，主張「在日本帝國主權眼中，只見蕃地而不見蕃人」、「蕃地問題必須從經濟上觀點好好解決」，對日後的「理蕃」政策影響重大。翌年三月，總督府定下「理蕃大綱」：1. 原分屬殖產局、專賣局與警察本署掌管的「蕃人」、「蕃地」事務，統由警察本署主管；2. 對「北蕃」主以施威，對「南蕃」主以施撫；3. 對「北蕃」以隘勇線包圍施加壓力，建立嚴密周全的「防蕃」設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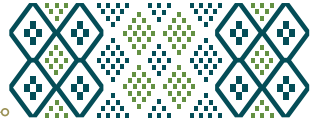
1904 年，日阿拐擁有的 88 甲既墾地被編入普通行政區，另外，樟樹密生林 135 甲也被編為「官有地」，而日阿拐就在這一年亡故。





1900-1907

大豹社事件



zyaw pinttriqan nqu llingay
Mbngciq

在三角湧地區（今新北市三峽區），大豹社與漢人和睦相鄰，有樟腦等產業合作，大豹社傳統領袖瓦旦燮促有意主導當地的經濟開發；然而日方規劃扶植日本財團「三井合名會社」共同合作進行「殖產興業」，以謀山區龐大的經濟利源。因此，必須消滅勢力雄厚的瓦旦燮促，佔據大豹社的土地才行。日本以國家之力推動「隘勇線前進」為財團開路，大豹社人終究被迫離開家園。

日人入台，山林「殖產興業」定調

1895年5月，日本入主臺灣，沿用清代劉銘傳「撫墾局」的模式處理「蕃政」，並以經濟開發為主調，將「蕃人蕃地」列入「殖產」（農林）的項目。1896年6月在大嵙崁街（今桃園市大溪區）設大嵙崁撫墾署，另在新店設立屈尺出張所，總管馬武督、大嵙崁、三角湧至新店烏來的樟腦製造與開墾。

原漢貿易往來，不用日本官方

大嵙崁撫墾署長宮之原藤一上任，便邀泰雅族人到署領取酒肉，熱情攏絡。馬武督與大嵙崁方面的泰雅族大部分都來了，三角湧的大豹社人卻不太願意配合。



清末日初，大豹群與漢人往來密切，經常在成福與九關出入，同時也與屈尺方面的漢人貿易集團有生意往來。（引自〈內灣蘇澳間蕃地豫察圖，屈尺，1903〉，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蕃務掛）



大豹溪谷（攝影／高俊宏）

日本政府推動「殖產興業」，要在殖民地山區發展樟腦、茶產業，由官方主導，扶植日本國內的大財團來共同開發；但此時，已有漢人與大豹群人締結「山工銀」合約進行製腦，漢人的採藤、伐木等事業也請大豹人負責保護工作，還有木炭燒製及其他山林事業的構想、計畫等，漢人在大豹群內開發土地，雙方關係熱絡，合作密切。大豹人會到三角湧地方的漢庄成福交易，與九鬮等地人往來，也透過屈尺方面的漢人貿易集團，把染色植物薯榔等經濟作物賣到對岸去，如此，已然形成了一個地方經濟圈。

1900年前後，大豹群領袖瓦旦燮促（Watan Syat）正規劃在成福郊外、鄰近大豹本社獵場的大寮地（族

族便大舉出草進行反制，大豹群參與大崙坎前山群的「攻守同盟」，日軍戰敗，對泰雅族採取「封鎖」之策，封鎖期間，日方建立了警備功能完善的隘勇線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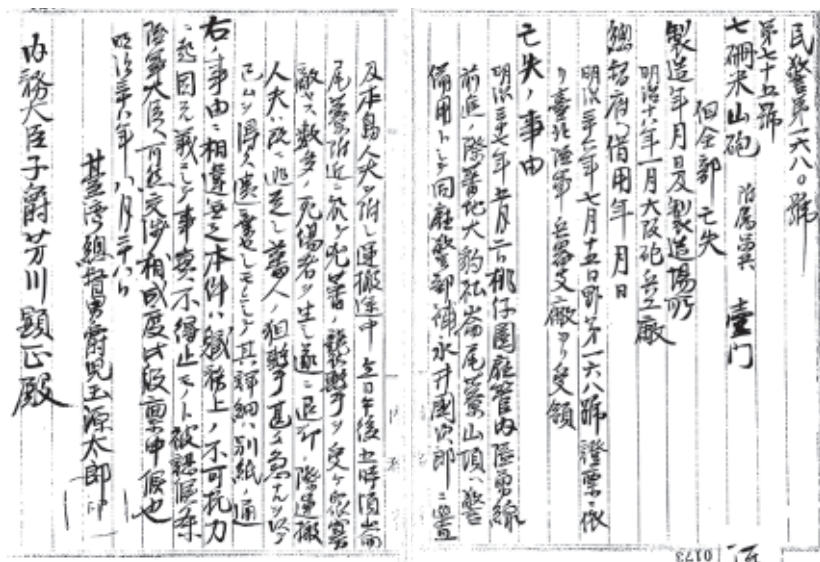
1903年，日方發動「隘勇線前進」，由軍人打頭陣，成功推進「獅仔頭山隘勇線」。這條線切斷了大豹群與屈尺方面「對岸貿易集團」之間的經貿關係，同時也斬斷大豹與屈尺群的親戚往來聯繫；而對於日方來說，這條線是大豹領域內第一條警備線，意義重大，因此深坑廳長在獅頭山建立「防蕃碑」，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長大島久滿次親自揮毫，大肆銘記此一「拓蕃功蹟」。

1904年的「大寮地之戰」，則在大豹人後裔中流傳著「奪槍傳說」，而日本政府公文書裏頭也留下「槍

大豹溪隘勇線（引自《臺灣慣習記事》，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提供）



砲丢失」的證據。大寮地是 1904 年隘勇線前進大豹社的中繼站，日軍的補給包括武器、軍糧、材料都暫存於此，由於日方推進隘勇線，泰雅族包圍該站，切斷其電話線與交通線，日軍於是將七珊米山砲等武器搬到位於崙尾寮的前進本部，然而大豹社人又進攻本部，日軍在一片混亂中，大砲、槍枝等均來不及搬運，便棄於溪谷，落荒而逃。該年 9 月，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呈報日本內務大臣芳川顯正，以「職務上不可抗拒」的理由解釋「槍砲丢失」，請求「免除償還」；大豹群後裔說，長輩也



關於 1905 年遺失借用陸軍大砲一事，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致函內務大臣芳川顯正。（引自／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

聽聞祖先的確有搶到槍與砲，因不知如何使用而棄置。

1905年「白石鞍山之戰」，日方取得大豹溪流域最佳制高點白石鞍山，得以鳥瞰大豹本社，並開始砲轟瓦旦變促的宅第。該年9月7日，兒玉總督向內務大臣桂太郎公文報告「大豹社蕃人反抗落著」，即預告大豹社人的反抗將告一段落。

1906年9月「大豹社攻防之戰」，深坑及桃園兩廳雙面夾擊攻進內大豹社，大豹群人被迫離開，逃到東眼山下佳志、優霞雲與志繼。從此大豹社「蕃地」從日本官方的地圖中消失。

大豹群的遭遇，使得大崙坎前山群部落紛紛與日本政府「和解」(sbalay)，但翌(1907)年5月，旋因隘勇線路線鋪設爭議，引發「前山群」的反抗，「前山群」各部落有積極參戰者，也有中立觀望者，日官方揣測「前山群」發起戰端乃為瓦旦變促所煽動。

總之，1907年5月的枕頭山·插天山「隘勇線前

Sbalay

泰雅語 balay 一詞意為「真的、確實的」，加上前綴 s，sbalay 意思轉化為「將其整平、使其完善」，它同時也用來指涉解決衝突、尋求和解的儀式。通常在日籍文獻裡會稱原住民族「歸順」，那是一種「征服」的概念；在泰雅族的文化中，只有 sbalay 與 smwam，「和解」與「接受」，承諾協議而已，並沒有歸順、投降這種概念。



1906年大豹社隘勇線（紅線）成功推進後，大豹本社「插角」被圍入「線內」，該年11月7日，「三井」提出申請貸渡桃園廳三角湧方面「蕃地」（2385甲3分）的計畫。（「齊藤吉十郎樟樹造林用地年期貸渡許可」（1906年11月17日），〈明治四十一年永久保存追加第十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417009）

進」，路線從阿姆坪至枕頭山至大豹群避難的東眼山下一帶至插天山至哩茂眼，影響範圍包括了大豹群。而初期參戰者有馬武督群以及包括大豹群在內的大崙坎前山群，但戰到最後僅剩大豹群孤軍奮戰，而大豹群又敗，影響瓦旦變促在「攻守同盟」的領導地位。

1907年10月「插天山之戰」。該年5月泰雅族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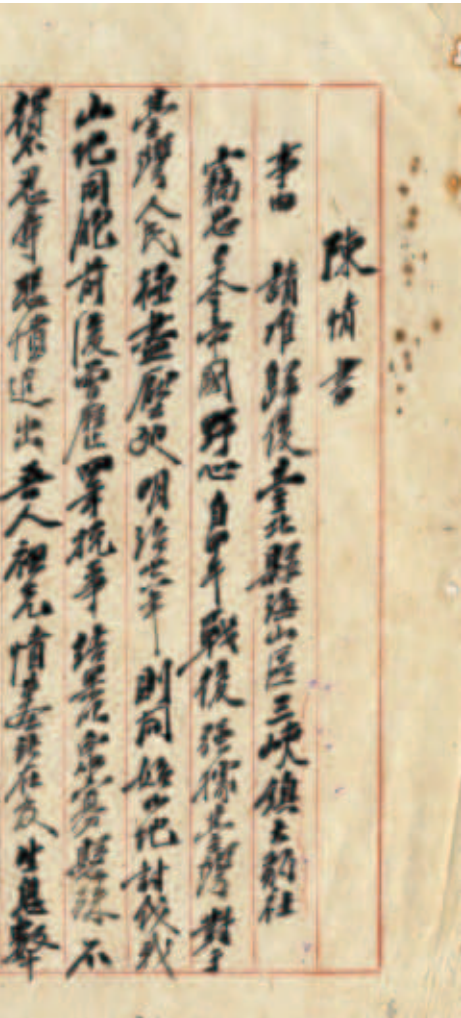
敗之後，大崙坎前山群及大豹群成爲隘勇線「線內蕃」，期間發生了角板山蕃產交易所偷竊事件，經查爲大豹群人所爲，日方要求瓦旦燮促交出偷竊者而遭拒，瓦旦燮促身爲傳統領袖，認爲偷竊事件應以泰雅族的 Gaga 來處理，因此拒不配合；此外，自從被納入隘線內生活之後，大豹人生活處處受限制，又發現日方並未配合 sbalay（和解）之後泰雅族所提出的 11 項條件（詳見 101 頁）；此時日人口中的「土匪」，即抗日的漢人，也有意發動抗日行動，於是瓦旦燮促與大崙坎前山群、馬武督群，及抗日漢人分頭起事，發動「插天山之戰」，起初聲勢浩大，可惜最後仍因雙方兵力懸殊、日方科技戰備具優勢以及泰雅方面糧食不足而告失敗。

事件過後，日方舉辦「歸順」儀式共 5 次，在牌仔坪隘勇分遣所前即隘勇線內設置收容所，以十戶爲單位居住，形成「角板山部落」。逃出「線外」的大豹人則來到霞雲、雪霧鬧一帶，避居於雪霧鬧溪北側的 Tayax。瓦旦燮促向義興社借地種稻以維族人生計，但處境非常艱困，未及收成瓦旦燮促即向日方提出「和解」，他承諾日警不再反抗，並將自己的兩個兒子交出去作爲擔保，要求讓族人回到大豹溪流流域故地，渾然不知此時大豹社的土地已變成「三井」的事業地。

身之上韻遷王莊行縣去漢水極佳至明浩宇身經
再起抗爭謀復天地并奪回在漢郡抗頭山及文郡
李茂岸軍一人三警備綠樓心人警察後兵臺
反攻不得不出出直至今日老曰恢復原任地將者

時詳細歷史敘述王陵傳作考者亦可窺見吾人到
鄉意總更及并七堆賜撤輝遠

孝高山族為李陵原任及族斯明係原任才地聚
研究李陵以行歷史即可明白因長在陸及其他各地移
死之各項歷史及謀害吾人不得不出入地為存得及
能者乃在山地仍湖空臨抗路外本後害因此文化
及正與平北隔絕而受人目為野番人此等事人感足
極臂亦使受人無作悲痛而亦大刺記不忘在滿清時
代受人原居地係在漢郡關門起端大亦何山空通
沈山石山石山石山石山石山石山石山石山石山石山



「樂信瓦旦請求遷回大豹社原地居住陳情書」。上圖為受理陳情單位三峽鎮公所之公文，其事由一欄寫道：……大溪區角板鄉山地人民林瑞昌等陳情書請求遷回大豹社原址居住等情……。（引自〈山地人員各項請願〉，1947年8月12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資訊網，<https://aa.archives.gov.tw/Home/Index>）

翌年，瓦旦燮促即病逝於角板山 Kijai。

1907年11月5日《臺灣日日新報》以〈反抗頭目的後悔〉為題評論瓦旦燮促，指他受「土匪」（抗日漢人）欺瞞，盲目發動抗日，因而導致失敗，深感後悔。日方征服了英雄，而洋洋得意。

改朝換代，提「還我土地」

瓦旦燮促在「和解」過程中交出兩個兒子達安瓦旦與樂信瓦旦。達安瓦旦後來被叔叔偷偷帶回部落，

長大後成為大豹社傳統領袖，1923年12月被迫帶領族人遷離志繼，「集團移住」至角板山下的溪口台，學習耕作水稻，過起新生活；而樂信瓦旦（日名渡井三郎，漢名林瑞昌）則



樂信瓦旦（右二）與達安瓦旦（左一）兩兄弟，在大料坎後山的公醫衛生所前。（王碧珠／提供）

在日人的撫養教育中成長，學成後在泰雅族部落擔任公醫。1947年6月12日他聯合族人向國民政府遞書陳情「請求遷回大豹原居住地」；二戰後擔任「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最後以「高砂族匪諜案」於1954年4月17日遭到處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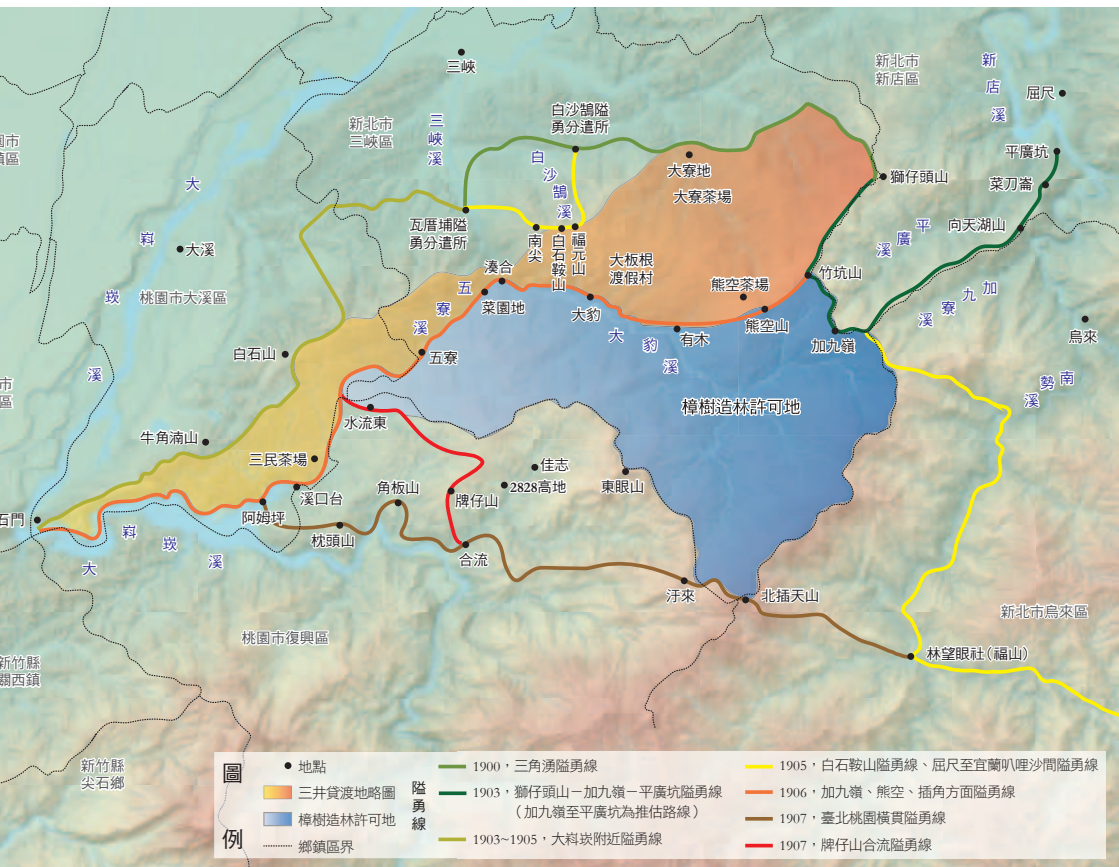
樟腦與茶業，欣欣向榮！

大豹人被迫離開原居地之後，1906至07年，日本財團「三井合名會社」以每年1甲地1錢的代價，向臺灣總督府承租原屬於大豹社域的森林共6千餘甲。

1911年「三井」成為臺灣最大的製腦業者，協助臺灣總督府推動「殖產興業」政策，以「拓殖」與「製腦」開發北部廣闊「蕃地」的山林業務。

「三井」的山林業務包括了樟腦、茶業、造林、水田及煤礦等，其中，樟腦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需求下滑，產業面臨轉型，重心逐漸轉移到製茶業，1919年三井將製腦權與相關設施轉賣給臺灣總督府的統制公司「臺灣製腦株式會社」。

茶產業方面，「三井」積極開拓，1909年6月成立「三井林業部」，7月在大崙崁支廳設立出張所，1918年後陸續在角板山、大豹、大寮、龜山、磺窟、



1907年枕頭山-插天山新線成功推進後，三井取得大豹溪南岸、五寮溪東岸的土地，進行「樟樹造林」。

乾溝、三叉、銅鑼圈等處設廠、在臺北設「臺北仕上工廠」，1926年則在水流東（今復興區三民里）設廠。

1921年三井以「大豹」為名，將烏龍茶銷往北美；1923年起在角板山工廠試作紅茶，輸往倫敦、紐約及

日本本國，1927年推出「三井紅茶」，這一年三井獲得原大豹群的土地2876餘甲，於1936年7月移轉給「日東拓殖農林株式會社」，「三井紅茶」變成日後的「日東紅茶」。「日東紅茶」紅遍歐美，為財團賺取了龐大利潤。

史蹟說話，遙望故園山

目前關於大豹社事件在三峽區仍留存的史蹟主要有二，一是2003年8月被指定的臺北縣縣定古蹟「新店獅仔頭山隘勇線」，包括了1903年8月建立的「防蕃碑」，以及隘寮、戰壕等，也包括反日漢人躲藏的「土匪洞」；另一是座落於三峽插角山區的「忠魂碑」，立於1937年1月，2020年11月被新北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大豹社「忠魂碑」是日本「皇民化」運動的產物，實則見證了1906年「大豹社隘勇線前進」，大豹人在此奮戰5



大豹群的土地變成「三井」的事業地，族人無家可歸，但土地產出的茶業欣欣向榮，並以「大豹」為名行銷國際。（攝影／高俊宏）



左：1903年8月20日由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所立「防蕃碑」。右：忠魂碑位於背對大豹社的稜線最高點。據記載，1906年雙方在此激戰五日夜，最終大豹社不敵日本軍警攻勢，不得不離開大豹溪流流域的家園。（攝影／傅琪貽）

天5夜，最終仍飲恨退出家園的不公義史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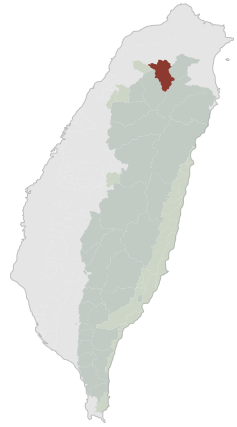
而在復興區溪口台東邊的羅浮，則有樂信瓦旦的紀念公園，公園裡有一個瞭望台，爬上瞭望台，可以在雲霧縹緲中，遙望大豹人曾經居住的山頭。

樂信瓦旦「還我大豹土地」的陳情書中如此說道：

由於光復，我們也蒙受光復故鄉之喜，這乃是明確之理。否則，光復於祖國之喜何在……

閱讀更多





1900-1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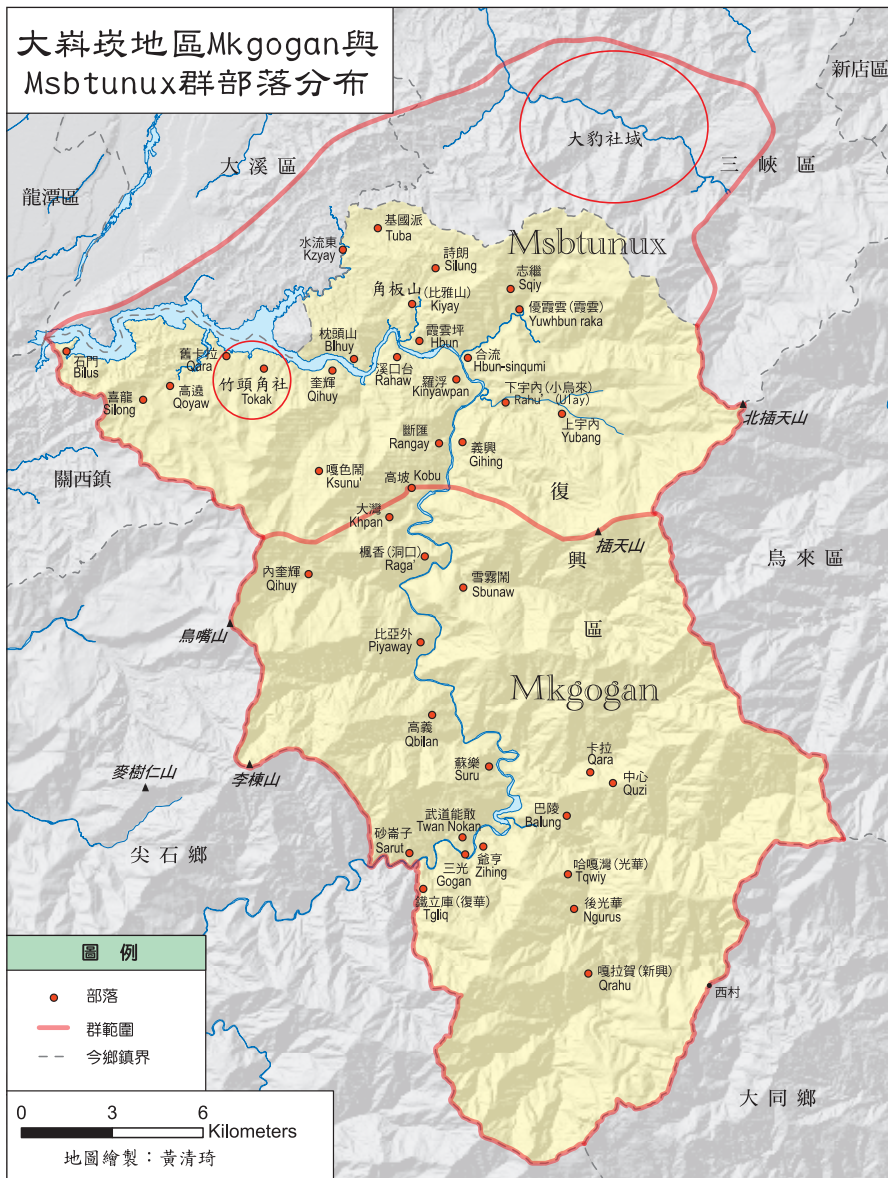
大崙崁事件



zyaw pinttriqan nqu llingay
Msbtunux

「大崙崁」（今桃園市復興區）為樟腦盛產區。1899年「樟腦專賣」制度上路，使得原日關係趨於緊張，翌年，大崙崁前山群大舉出草，從三角湧到新竹的泰雅族「攻守同盟」聯合起來攻擊腦寮。在對抗清廷的戰史上，大崙崁前山群戰果輝煌，然而，這次他們所遭遇的，卻是科技武器、訓練有素的軍隊，以及不斷往前推進的隘勇線攻勢。1900-1910年，十年之間，日方打通了控制「北蕃」泰雅族的任督二脈：一條穿越大崙崁前山區的心臟地帶，另一條則是大崙崁後山區的後門，而前、後山兩群的族人，則被迫上繳槍枝，放棄傳統生活，徹底失去傳統領域的主權。

大崙崁地區Mkgogan與Msbtunux群部落分布



「大崙崁群」Msbtunux 與 Mkgogan 的分布。(繪圖／黃清琦)



大崙崁溪流域中游

大崙崁的人與地

清代臺灣省巡撫劉銘傳在大崙崁溪下游的大崙崁街（今大溪區）設置撫墾總局，由林維源負責推行「開山撫番」，並設腦務總局積極推行樟腦生產。而樟樹成長的中低海拔 1,200 到 300 公尺地帶，與泰雅族的生活圈重疊，漢人入山移墾、製腦，嚴重威脅到泰雅族。

泰雅族祖居地在南投，從北港溪上游北遷之後，沿著溪流分支各自覓地安居，來到大霸尖山下的一群，順著塔克金溪而下進入大崙崁河流域，在溪流兩岸建立部落，形成「大崙崁群」。族人以高坡（Kobu）

或洞口（Bling）為界，以西自稱為 Msbtunux，以東稱 Mkgogan，外人分別稱其為「大崙崁前山群」與「大崙崁後山群」。其中，「前山群」因為與平地接壤，自清代以來即與漢人往來甚密，頻繁衝突。當遇到外敵侵入時，泰雅族人會形成跨流域、跨族群的軍事聯盟，泰雅語稱為「qutux phaban」。



吹奏獵首笛的泰雅族馬力巴群。
（引自／《臺灣蕃族圖譜》，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

1900，領袖戰死，Msbtunux 元氣大傷

日本入主臺灣之後不久，即與角板山社、竹頭角社人接觸，1895年9月間，日方贈與社人日本國旗，以宣示政權的移轉。1897年8月，臺灣總督府舉辦「蕃人內地觀光」，邀請了大崙崁前山群傳統領袖（義盛社領袖）岱木宓嚇（Temu Bsyal），他是抗清英雄，而在日據初期表現親日。日本觀光期間，岱木宓嚇看穿了日本人，認為他們企圖掠奪族人的樟樹，絕不可能提供泰雅族人生活所需的槍彈，因此決定帶領族人抵抗。

1899年6月，「樟腦專賣」制度上路，原、日關係日趨緊張。1900年6月，大崙崁前山群與後山群、



泰雅族北遷路線及各群分布示意圖（繪圖／鄭惠敏，依據大豹社後裔口述）

大豹群、馬武督群，發動 qutux phaban 聯合抗日，泰雅族勇士驅趕千餘腦丁下山，並焚毀腦寮與日本人的事務所。8 月 30 日，日軍警出動討伐，卻敵不過泰雅族部隊，只好下令「封山」。

qutux phaban

泰雅族的社會組織中，有 qutux gaga（共祭團體）、qutux niqan（共食團體）、qutux kalan（同聚落的部落）、qutux lliyung（同一流域，共享獵場的部落）、qutux phaban（攻守同盟，戰時結盟的臨時性組織）等親疏不同層次的團體。依情況需要，qutux phaban 可能跨流域形成。

此役日軍大敗，大崙坎守備隊藤岡慎藏大尉戰死，但泰雅「攻守同盟」的主力部落義盛社也傷亡慘重，尤其領袖岱木密嚇戰死，使得此後大崙坎群群龍無首。而大豹社領袖瓦旦變促驍勇善戰，

財力雄厚，擁有千名社衆，遂成爲日方鎖定的對象。

從 1903 年開始，日方集中火力圍堵大豹群，直到 1906 年大豹本社遭攻破，大豹群被迫離開出逃至東眼山下爲止。接著，1907 年，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提出「理蕃五年計畫」，對「北蕃」泰雅族積極推動「隘勇線前進」，第一年即規劃在北部深坑到桃園之間，設置連結插天山·枕頭山的隘勇線，意在完全切斷北泰雅族的「攻守同盟」關係。

1907，「隘勇線前進」枕頭山·插天山

1907 年 5 月，桃園廳與深坑廳部隊共 1,900 名，從東西兩側同步推進「枕頭山·插天山隘勇線」。東側深坑廳部隊 450 人，因通過屈尺群的獵場而受到抵抗，佔有優勢軍備的日方迅速擊退屈尺群並完成插天山東邊的隘勇線。西側桃園廳方面發動的枕頭山之戰，日方文獻卻以「大戰爭」來形容。日方開挖隧道，從阿姆坪直通枕頭山，另用馬匹把大砲運到枕頭山頂。

最激烈的戰況發生在 5 月 6 日，

隘勇線前進

隘勇線上的設施包括隘寮、隘路，以及副防禦工事如鐵絲網、地雷、木柵、掩堡、探照燈等，並架有電話線以供通訊。重要地區埋設地雷、設置砲台，鐵絲網通電。

1907 年「隘勇線前進」政策推行之後，隘勇線上除了隘寮，增設隘勇監督所與隘勇監督分遣所，並配備警部、警部補、巡查、巡查補與隘勇，隘勇在警察系統之下，接受指揮。



1907年枕頭山攻防戰時，重要地點挖掘坑道運送物資。（引自／《臺灣蕃族寫真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提供）



雙方在枕頭山上展開肉搏槍戰，桃園廳部隊指揮官早川源五郎戰死，死傷356人。

最初的40餘日戰況膠著，但日方憑藉砲擊，逐漸取得優勢。不久高義蘭社領袖 Batu Wiban 戰死，泰雅部隊士氣消沈。6月，角板山社、詩朗社、汙來社及內大豹社等各社領袖

與日警展開「和解」談判。

1907年7月，雙方達成停戰協議，泰雅族方面同意，在路線由他們認可並帶領的前提下，隘勇線可延長至插天山，另外提出11條要求，包括：維持族人開墾權、耕作權、狩獵權、漁獵權、領域內竹木等地上物受保障、農作物受保障、婦女受保護、製腦補償、傳統領袖津貼，以及戰爭損失由日方賠償、隘勇線路

線協商：如設新線則希望廢舊線等。日方除了隘勇線新舊都要不願讓步之外，其餘照單全收。

8月19日，桃園廳方面完成插天山隘勇線。

1907，原漢聯合，再戰插天山

日方雖然答應了泰雅族的11項條件，然而在泰雅族人配合了新設隘勇線之後，日方卻未完全遵守承諾，使得泰雅族人相當不滿，如87頁所述，「交易所偷竊事件」成爲第二次插天山之戰的導火線。兩個月後，大豹群與抗日漢人聯合發動抗日。1907年10月7日清晨，新設枕頭山·插天山隘勇線受到400名泰雅族人襲擊，日警17人全被殺害。



插天山監督所的雙層建築遺構（攝影／高俊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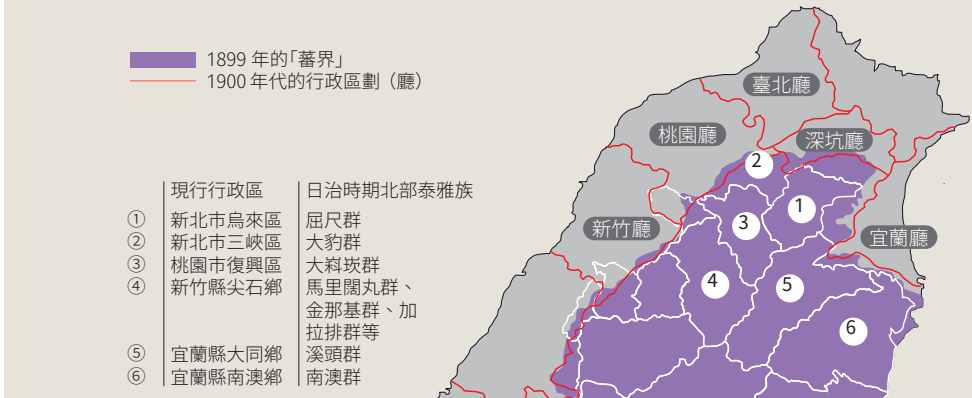
日方立刻反擊，指揮官大津麟平親赴角板山坐鎮。當時抗日漢人標舉「大谷王」、「去明復清」等字旗，一路吸收隘勇線上的漢人下山，往



「中央山脈縱貫道路」與大嵙崁前、後山群相對位置（底圖／〈討蕃記念寫真帖·北蕃圖〉）：①叭哩沙②圓山③芄芄山④古魯山⑤巴陵（Balung）山⑥雪霧關⑦角板山
大嵙崁前山部分 大嵙崁後山部分 規劃中的中央山脈道路

臺北方向前進，因此插天山隘勇線上只有缺糧、缺武器的少數泰雅族人在打游擊戰。

11月8日，桃園與深坑兩廳部隊攻破泰雅族人防



1900 年代北部泰雅族各群位置圖

線，並採對日方有利的路線，重新連結插天山隘勇線。

此役，日方估計約有 3400 人逃到隘勇線外，要求其「集體歸順」、「絕對服從」。「歸順典禮」共舉行了 5 次，之後在隘勇線內設置收容所，將戰敗的泰雅族人全部集中，由角板山社傳統領袖負責代管，而形成完全為日警監控的「角板山部落」。

1910，「理蕃」大計，遭後山群抵抗

1910 年 4 月，「中央山脈縱貫道路」動工，遭遇大嵙崁後山群激烈抵抗，臺灣總督府決定先加以征服。

根據 1909 年日方的調查，大嵙崁後山群有 19 社、380 餘戶、千餘人，部落分布在大嵙崁溪西北側峭壁上，而獵場在大濁水溪左岸芄芄山一帶。此區地處烏來、新竹與宜蘭的交界，往南經中央山脈縱谷可達泰

雅發祥地。中央山脈的泰雅族人，吟唱祖先們北遷時的艱辛歷史，即喚起「攻守同盟」，抵抗入侵者。正因如此，「中央山脈縱貫道路」的工程遭遇激烈抵制。

森林戰力強，不敵分化手段與山砲

日方征討大嵙崁後山群，共動用了 3187 人，包括宜蘭廳前進隊 2372 人以及臺北、桃園、臺中、南投 4 廳支援 684 人。另外還有溪頭與南澳 2 群組成的「別働隊」353 人。

5 月 20 日，日警佔領芄芄山，大嵙崁後山群獲馬里闊丸群千人勇士結盟，合力攻打日警部隊，擅長打森林游擊戰的泰雅族大勝。

6 月 21 日，日軍槍砲齊發夜襲泰雅族堡壘，並使用搏擊利器「槍劍」，再敗，於是佐久間總督指示改由軍人打前鋒。

此後開始 2 個月的尖山戰役，泰雅勇士直接對戰軍人，而 7、8 月正逢颱風季，日方陷入苦戰。

7 月 2 日，屈尺群與大嵙崁後山群各 36 人來表示「和解」，於是指揮官大津麟平開始利用他們來探聽

軍人在「線」上打前鋒

「尖山之役」改由軍人上隘勇線打前鋒，警察則率領「別働隊」打游擊戰、對泰雅族進行離間或談判，以及其他後勤任務，包括使喚隘勇施設「線」上的土木工程及搬運資材與糧食等。



大崙崙後山群在砲彈的威脅下，繳出槍枝。（引自《討蕃記念寫真帖》，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

敵情及離間族群，由「蕃通」警察隊長負責操縱，並與比雅山社、古魯社等傳統領袖談判。

8月13日，抗日大本營古魯社失守，原因是抗日陣營因戰和兩派要協調，與日方約定日期之後便放心撤離移地開會，重要陣地唱空城計，日軍於是乘虛奇襲，不發一顆子彈，即佔領了古魯高地，尖山也隨即淪陷。

8月28日，日軍佔領巴陵（Balung）山並設置砲台。

9月11日新竹隊也佔領了李嶼山大鞍部。接著，大崙崙後山群人隨日警「臺北觀光」，而後在巴陵山砲台警察隊總本部舉行「歸順儀式」。

至11月19日，泰雅族繳出1,143支槍。

此次「隘勇線前進」由宜蘭廳主導，從圓山出發一路攻佔芴芴山、古魯山、尖山，到巴陵山，並在巴陵山上設置砲台，與新竹方面的李嶼山遙相呼應，箝制泰雅族人。占有地利，善於森林戰的泰雅族，最終敗給了日方的權謀與分化。之後，爲了繼續利用族群關係來進行分裂與防禦，大崙崁後山群歸由桃園廳管轄。

觀光勝地遺留統治者史蹟，值得深思

臺7線北橫公路溯大崙崁溪（大漢溪）及其上源三光溪，翻山越嶺進入蘭陽溪流域，從下游製腦重鎮大溪（大崙崁街）經中游角板山，再到上游盛產水蜜桃與神木的巴陵（巴陵山砲台），沿線都是知名的觀光景點。



復建後的角板山
「樟腦收納詰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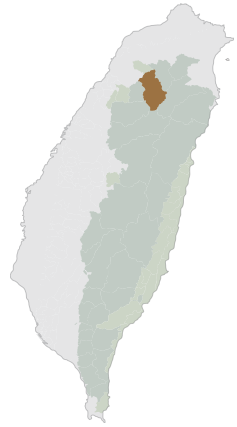
枕頭山西峰三角點的歷史遺物

大嵙崁事件在桃園市復興區留下不少史蹟，如角板山的佐久間總督紀念碑基座、樟腦收納詰所以及太子行館。由於角板山是交通軍事要衝、樟腦集散重地以及日本的樣板模範「蕃社」，留有重要建設與紀念設施，其中大部分後來被改為蔣介石行館相關設施，展現的是殖民者及統治者的產業開發及權力紀念思維。

此外，在枕頭山西峰三角點的竹林裡，還躺著一塊刻有「南角監督所」的石塊，以及鑄刻鮮紅字跡「總督府」的圖根點基石。

閱讀更多





1910-1913

李嶼山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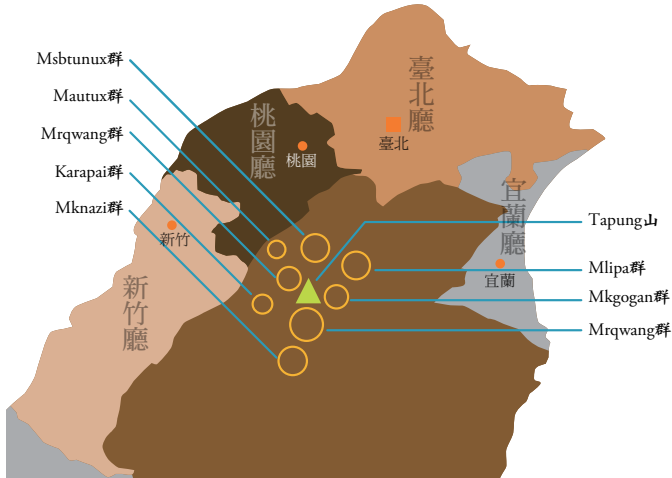
zyaw pinttriqan nqu
llingay Tapung

李嶼山位於樟腦開發重鎮新竹、桃園與宜蘭的交接地帶，它同時也是交通樞紐、泰雅族各群匯集的核心點，並具有居高臨下的戰略位置。1910年當日方在桃園後山區攻打「大崙崁後山群」時，同時就規畫了新竹地區的「隘勇線前進」，隨後戰事密集地在新竹地區展開，泰雅族拚死禦敵，於李嶼山與太田山都留下了慘烈激昂的戰況紀錄。日方最後雖然佔據了李嶼山頂，泰雅族卻遁入深山，並未屈服，甚至桃園、宜蘭、臺中方面的族人都來支援，最後日方評估中央山脈以西泰雅族已幾乎平定，於是將目標轉進太魯閣峽谷。

李嶼山下泰雅族三群

清治以來在新竹、桃園、宜蘭三地的樟腦開採，新竹方面是沿著關西、內灣一帶向東；桃園方面由大崙崁溯大崙崁溪（大漢溪）而上；宜蘭方面則是從五結、三星往西移動，李嶼山正位居其關鍵位置。

此區是泰雅族生活的領域，以加拉排（Karapai）、馬里闊丸（Mrqwang）及金那基（Mknazi）三群為主。加拉排群分布於頭前溪上游的油羅溪與上坪溪，馬里闊丸群分布於馬里闊丸溪一帶，金那基群則居於馬里闊丸溪上游的泰崗溪與白石溪一帶（見右頁三圖）。



李嶼山周圍泰雅族各群分布概況示意圖（繪圖／鄭惠敏，資料來源／1909年12廳行政區劃；張洋培、林瓊柔、官大偉，《原住民族部落重大歷史事件：李嶼山事件研究》，2003年6月，原住民族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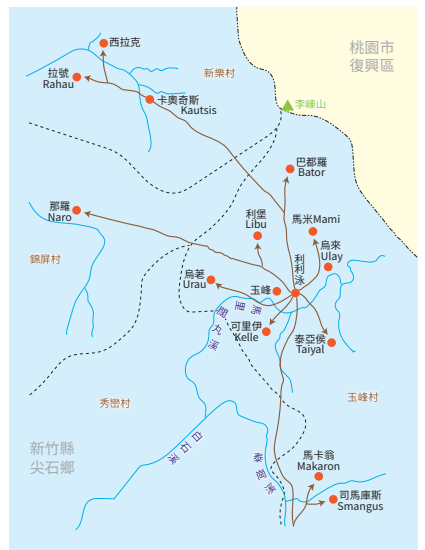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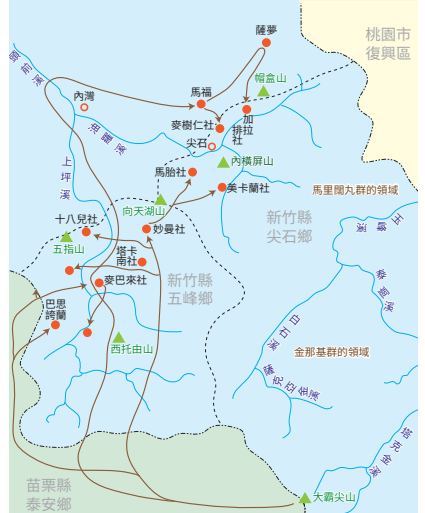
右圖自上至下分別為加拉排群、馬里闊丸群及金那基群的遷徙與分布（資料來源／廖守臣，1984:149,140,137）

1910 至 1913 年，日本軍警從新竹前山區展開「隘勇線前進」，向後山區推進。

泰雅族雖驍勇善戰，在茂密森林中神出鬼沒；然而日軍擁有現代軍備及優勢軍力，隘勇線警備施設周全，並慣用離間或勸和伎倆操弄泰雅族，再以火砲威嚇，泰雅族最終不敵而繳械。

1910，日方「前進」油羅山

1910 年 4 月，日軍警從宜蘭廳侵入大崙坎後山群時，新竹廳也同時規劃樹杞林支廳轄內的麥巴來方面之「隘勇線前進」。泰雅族人奇襲





六畜山

西拉克社

麥樹仁山

加

拉號社

合流山

上野山

內灣

尖石

尖石山

內 灣 馬 里 關 丸 群

拉

亞巴崗社

那羅社

那羅山

八五山

馬

內橫屏山

天打那 (錦屏)

利堡社

排

烏荖社

油羅山

泰亞侯社

群

泰亞于社

麥巴來山

金

納

基

新竹方面的「隘勇線前進」相關地點、泰雅族三群（加拉排、馬里闊丸與金那基）及大料坎後山群的相對關係。（底圖／〈1916年日治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2020). [online]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Available at: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js/> [2021/06/21].）。



駐紮部隊，但日方已完成防禦工程並控制了油羅山一帶要地，因此輕易打退泰雅族，但並未包圍麥巴來社。

1910，七攻馬里闊丸群

1910年6月，宜蘭廳梵梵山隘勇線被大崙崁後山群打敗，臺灣總督府隨即決定在新竹緊急發動「隘勇線前進」，攻打馬里闊丸群。

這一波攻擊總共發動了7次「隘勇線前進」。第一次由內灣溪及六畜山攻進鳥嘴山南方鞍部；第二次由李崁山南方與尖石山中間的鞍部前進，連結內橫屏山隘勇線，成功佔領該地並架設火炮，後遭泰雅勇士攻擊，日方於是更改計畫。

第三次出擊，日方佔領馬里闊丸溪上游的田勝台，完成彈藥糧食等之輸送及隘勇線施工作業。第四次的目標為李崁山，先以砲擊威嚇，再發動部隊進攻。8月20日，馬里闊丸群烏來社傳統領袖 Umin Watan 向日方表示 sbalay「和解」，日方即利用他向大崙崁後山群勸和，這時同群的西拉克社傳統領袖 Watan Marai 正在後山群支援，Umin Watan 前往勸退後二人相偕回到烏來社，說服族人放棄抵抗。

日方於第五次「隘勇線前進」佔領鳥嘴山與李崁

山中間最低鞍部及第二鞍部高地，當時內灣一帶的馬里闊丸群有和戰兩派，放棄抵抗的西拉克社傳統領袖率部下交出 3 支槍表示和解，日方隨即安排「臺北觀光」，與大崙崁後山群 29 人一同下山。

在第六次「隘勇線前進」中，日方攻下烏嘴溪要害處與李嶼山大鞍部。不久發動第七次「隘勇線前進」，計畫連結宜蘭廳、桃園廳隘勇線。緊接著新竹廳部隊與軍方佔領高義蘭溪與大崙崁溪合流點上游的大崙崁溪涉渡點，該地也是宜蘭、桃園各隊指定的聯絡點。

最後，日方在巴陵（Balung）砲台舉行「歸順示達式」，馬里闊丸與金那基群繳出 182 支槍。

1911，日方攻佔李嶼山

1911 年 8 月，新竹廳再發動攻勢，其中一隊佔領李嶼山與金那基山的中間鞍部，另一隊經李嶼山東邊中腹，與前隊結合形成一字型聯絡線，既能控制馬里闊丸及金那基群，也可眺望加拉排群的亞巴崗（Yabaqan）社。

不久雙方爆發激戰，泰雅族各社壯丁約 300 餘人出戰，造成死傷。日方獲報，馬里闊丸與金那基群勇士準備乘日方完成隘勇線鬆懈之際大舉「出草」，於



李嶼山頂的日軍司令部（引自／《討蕃記念寫真帖》，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

是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下令嚴加戒備。8月下旬，暴風雨數度來襲，隘勇線全線無法通聯、交通中斷、電力設施毀損導致鐵絲網無法通電，不過日方仍在太田山砲台設置了兩門火砲。

9月下旬，日方佔領重要據點，同時太田山砲台轟擊金那基、馬里闊丸及亞巴崗溪上游，砲聲隆隆，搖山震谷。9月29日，日方佔領李嶼山，當日李嶼山、太田山與巴陵山三砲台展開同步砲轟。10月初，馬里闊丸群利堡、烏荖、烏來等社向日方交出1支槍以示無意反抗，再以部落會議尚未達到共識為由要求暫停

砲擊。接著抗爭意志堅強的巴斯（Pasu）社繳出五連發槍 1 支以示和解，但日方堅持全體馬里闊丸群繳出槍枝才能和解。

1912，腥風血雨太田山奪砲

1912 年 9 月 10 日夜晚，泰雅勇士潛入隘勇線內埋伏。隔天上午，李崧山隘勇監督所巡查在八五分遣所遇襲。日警隘勇馳援而至，但遭到泰雅勇士阻止，他們以優勢的戰鬥力攻擊太田山砲台，中斷李崧山與田勝山、李崧山與那羅山間的交通，令李崧山最高點孤立無援。泰雅勇士得知太田山砲台已無人守衛，便將各式火砲推下山谷，但帶走彈藥、器具等戰利品。

日方緊急派遣援軍，兩天後大津警視總長親赴那羅山坐鎮指揮。14 日上午颳起颱風，暴雨猛烈，泰雅勇士 60 多人冒著風雨切斷電話線，毀壞鐵絲網，襲擊麥巴來分遣所，警備人員不敵只好棄守。泰雅勇士隨即破壞倉庫且掠奪砲彈火藥。

此時日方情報指出，大崙崙後山群多人前往李崧山，攻陷高義蘭隘勇線，準備襲擊拉拉山、塔卡散、巴陵等監督所及砲台。對日方而言，情勢相當不利，儘管颱風來襲，佐久間總督仍命令部隊進擊並收復李崧山。

17日上午，泰雅精銳部隊來勢洶洶，從「線內」「線外」裡應外合，以破竹之勢再度攻擊李嶼山，切斷分遣所之間的聯繫，李嶼山一帶的警備線又陷入全面失靈的狀態。

9月下旬颱風又來襲，發電設施受損，鐵絲網與電話線都失效，道路橋樑流失毀壞，這又鼓舞了金那基與馬里闊丸群的戰鬥精神，乘虛發動攻擊。



馬里闊丸群烏老（左）與烏來社（右）傳統領袖。（引自《臺灣蕃族寫真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

1912，馬里闊丸、金那基聯抗失敗

在太田山事件中，泰雅勇士以擅長的游擊戰打敗日軍，不過大部分馬里闊丸人已逃到隘勇「線外」的後山，只是藉機在李嶼山隘勇線內外「出草」；此外在馬里闊丸溪兩岸，金那基群與 Tabahu 群頻繁往來。因此，日方決定新建隘勇線切斷各群往來。

1912年9月，日方動員2,385人兵力，發動馬里闊丸方面的「隘勇線前進」，估計馬里闊丸及金那基

壯丁約 485 人，以及大崙崁後山群勇士亦可能參戰。

一開始，日本部隊前進李嶼山，經太田山南方第二嶺線後佔領太田山砲台一帶，立即設置隘勇線。不久雙方展開殊死戰，不料泰雅勇士有備而來，早在高台處構築堡壘，居高臨下，導致日方死傷嚴重。

日方發現泰雅勇士似乎傾全力布署於那羅山方面，該地的原始密林有利於掩護，因此日方決定從茅草叢生視野較開闊的北方嶺線進攻，左右兩翼同步前進。10 月 18 日佔領烏來山，隨後布設各式火炮，與李嶼山砲台相呼應，隨時可發動砲擊。

由於死傷嚴重，泰雅族士氣低落，金那基群的支



巴陵山頂的砲隊，向馬里闊丸群方向砲擊。（引自《臺灣蕃族寫真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提供）

援部隊返回部落，不支持抗戰的馬里闊丸群人躲到馬里闊丸溪右岸，但部落會議仍然決定抗戰到底，如抗戰不成，就往金那基方面遷移。

1913，北泰雅同盟力抗，「討伐」告終

此後，日方繼續佔領據點，興建隘勇線，在各山頭設置砲陣地，但金那基群尚未放棄抵抗態勢，甚至桃園、宜蘭、臺中方面的泰雅族也來支援抗戰。1913年7月佐久間總督親赴李嶼山指揮坐鎮，討伐隊大軍2,430人出動，9月收兵，統計共收押1,200支槍，彈藥1萬408發，85人投誠，殺戮350人，日方認為中央山脈以西泰雅族已幾乎平定，在「理蕃」討伐上為空前的成功。

之後，佐久間總督的目標便轉進太魯閣峽谷。

遊客健走的勝地，族人曾經的戰場

李嶼山（Tapung，意指「冬天積雪，把樹枝都壓壞了」），位於新竹縣尖石鄉與桃園市復興區交界，海拔1914公尺，視野開闊，展望良好。山頂佇立著李嶼古堡，在1913年出版的《大正二年討蕃紀念寫真帖》中記為「李嶼山頂的日軍司令部」，可見其戰略地位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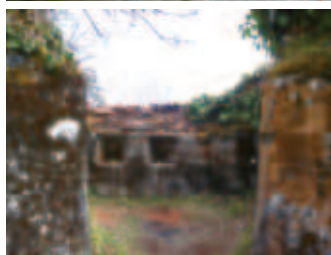




李嶼山，名列「臺灣小百岳」，地勢突出，為大漢溪上游玉峰溪與頭前溪上游那羅溪的分水嶺。

古堡圍牆厚達 60 公分，四壁一共開了 31 個銃眼，日治時期為「理蕃」紀念物，2003 年被新竹縣政府指定為古蹟。泰雅族耆老田子雄轉述了長輩在碉堡親眼所見的景況：

Tayal 為了要攻打 Tapung 山上的碉堡，付出很大的代價，很多人被電死在鐵絲網上。……後來 Tayal 就用等待的方式。把碉堡包圍起來，等日本人出來。我的長輩告訴我，日本人被泰雅族人包圍的時候，沒有水喝，又不敢出來取水，怕被 Tayal 砍頭，只好喝自己的尿。……（田子雄，尖石鄉新樂村，2003 年／官大偉訪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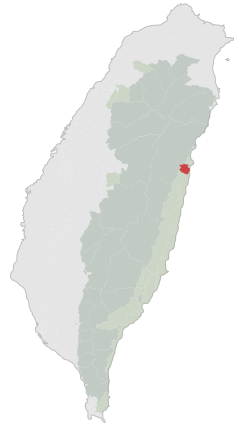


李嶼山古堡坐落於李嶼山頂，規模龐大，四壁厚實，一共開了 31 個銃眼。

如今李嶼山不僅以「古堡」聞名，位處桃、竹交界的山岳稜線更是風光明媚，氣勢萬千。山區裡的步道縱橫交錯，隘勇線相關設施的遺構沿途分布，「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是怡人的郊山步道，更是活生生的歷史現場。

閱讀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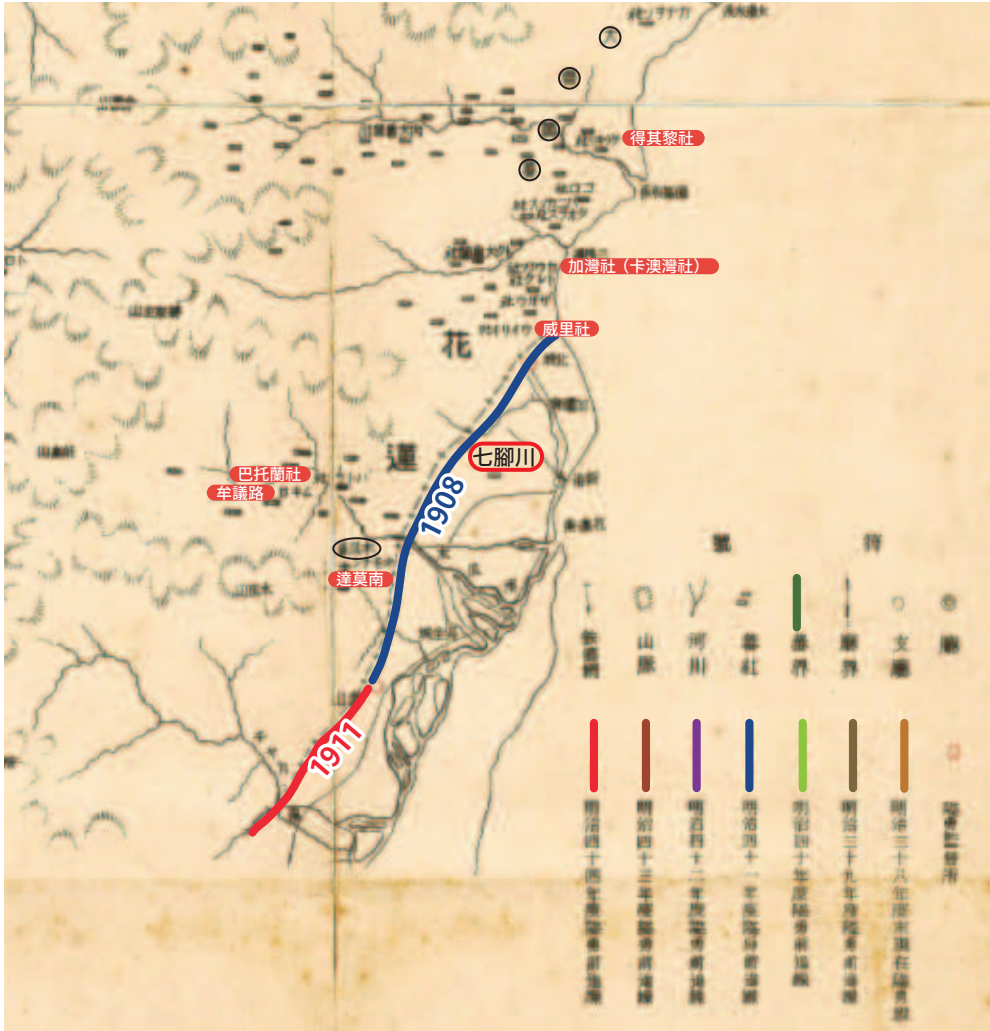
1908-1914

七腳川事件



O nikalalais a demak no Cikasuan

1908年12月，負責守備巴托蘭隘勇線的七腳川人集體脫逃。七腳川人世居於肥美的奇萊平原上，勢力雄厚；而日人領臺之初即覬覦東部沃土，視為其日後開發、引進日本內地移民的福地。開發之首要為修築鐵路，為取得鐵路沿線的土地，必須設法驅逐土地上的勢力者。隘勇線脫逃事件，正好提供了日人絕佳的藉口，日人對七腳川人展開滅社行動，從此七腳川人被迫搬家，不斷地遷徙，並淪為東部重大工程的廉價勞工，而日人則展開官辦移民村、開發東部的大業。今日，七腳川社故地上的日本寺廟「慶修院」成為觀光勝地，而曾經在奇萊平原呼風喚雨的七腳川社，族裔們仍在「回家」的路上尋尋覓覓。



〈陰勇線前進圖〉局部。七腳川社與泰雅族太魯閣群（今太魯閣族）、巴托蘭群的相對關係。1907-1908年日方完成了「威里」及「巴托蘭」兩段陰勇線，七腳川人為主要的制衡角色。（引自《臺灣殖民政策》，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

傳統上，阿美族人多分布於臺灣東半部的平原地區，今日花蓮市、吉安鄉一帶大致上是阿美族人分布的北界。在遼闊的奇萊平原，七腳川社實力雄厚，直到 20 世紀初仍然十分活躍。由於勢力強盛，七腳川社經常成爲外來政權拉攏的對象，19 世紀後期他們出手協助清廷鎮壓北方的加禮宛人與撒奇萊雅族聯盟，20 世紀初年，日本也透過他們來牽制強悍的太魯閣族。

日人眼裡的七腳川

日本對付花蓮的原住民族，初期以安撫爲主，1904 年起改採「平地蕃」對付「高山蕃」的策略，利用七腳川社來壓制太魯閣族。

1906 年，太魯閣族人引爆「威里事件」（詳見 141 頁），多名日人死亡，日方有意徹底打擊，不過警備單薄，派軍鎮壓地形又不利陸路攻擊，一時只能低調處理。當時七腳川社曾主動表達協助討伐，實際上考慮的是自身利益，他們迫切希望收回被太魯閣族侵佔的土地。日方對七腳川社擅自提議不以為然，認爲他們不但無視政府威權，又蔑視日本討伐的能力。

在日本人眼裡，七腳川人態度傲慢不遜，尤其是協助日方弭平威里事件後愈加倨傲。地方官廳力倡強



七腳川社的首棚架，位於西側出入口附近，首棚前有一空地，是專用於獵首後進行儀式的小場地，約在今吉安鄉福州公墓附近。七腳川社主要的獵首對象為宿敵太魯閣族原住民。（張良澤提供）

力對付太魯閣族，總督府卻認為不服從命令的平地原住民才應該優先處理解決。

政策下的犧牲品

爲了取用豐富的山林資源，臺灣總督府從 1907 年起推進隘勇線，主要針對居住在臺灣中北部山區的「北蕃」，包括花蓮方面的太魯閣族。七腳川社可制衡太魯閣族，卻與木瓜群友好，後者的物資多數仰賴與七腳川社的交易。木瓜群一向不配合日本，偏偏他們所處的木瓜溪流域是山地開發的重要交通孔道，唯有切斷木瓜群與七腳川社的聯繫，才能予以壓制使其聽命。

1908 年日本開設巴托蘭隘勇線，企圖利用巴托蘭社與太魯閣族既有的對立關係來防堵太魯閣族往南擴散，也希望巴托蘭隘勇線有助於計畫中的橫貫道路，

不過橫貫道路一旦開通，將穿越七腳川社的生活領域。此外，總督府此時還規劃臺東線鐵道，決定在東臺灣興辦移民事業，這些重大建設幾乎都是開發東臺灣必備的基礎設施，其關鍵則在於土地，尤其是七腳川社的土地。

對日本而言，無論壓制「北蕃」還是開發東臺灣，七腳川社都是必須優先移除的絆腳石。1908年12月，七腳川社隘勇集體脫逃，就統治者的立場來看其實不算大事，日本卻藉此點燃戰火。

小事端引爆大事件

七腳川人的居住地接近山區，又是太魯閣族宿敵，日人認為值得利用，於是招募不少七腳川人擔任隘勇，協助防範太魯閣族越界。一開始日方依七腳川人的要求，派遣他們到離家近的隘勇線執勤，但他們仍以部落或是家族事務為優先，擔任守隘巡務常會離開崗位返回部落，表現令日方不滿意。根據文獻，日方指責七腳川隘勇「放縱無度，而且懶惰成性，屢屢擅離職守回家，警戒工作頗受影響」，因此在1908年7月間將他們調往全線各處。

輪調服勤對家計影響重大，薪資又不按時發放，

不滿的情緒漸漸高漲。隘勇沒有拿到薪資，便要求傳統領袖 Komod-congaw 發放，Komod-congaw 堅稱沒有收到工資，隘勇又轉向警察索取，警察卻說已交給 Komod-congaw。隘勇們異常氣憤，認定 Komod-congaw 和警察不但在勞役上百般苛刻，又扣押薪資，19 個隘勇於是在 1908 年 12 月 13 日集體脫逃。

14 日晚間，日人前往七腳川社與年長者商討如何防範反抗的隘勇，還命令社人不可輕舉妄動。正當日

七腳川社東西北都有出入口，東門是最重要的門戶。1908 年 12 月 15 日，日本前來支援的部隊與七腳川社壯丁在東門發生衝突，導致日本將整起事件升高為全社的抗日行動。（張良澤提供）



方嚴密警戒之際，巴托蘭群和木瓜群四處出擊，造成日警死傷，隘勇線全線岌岌可危。發動攻擊的是木瓜群和巴托蘭群，日方卻認定他們受到逃逸隘勇的唆使。15日，42名軍警遭到群情激憤的七腳川人包圍，雖然援軍突圍成功，仍折損2人。從這一刻起，日方視七腳川全社暴動，不再只是部分隘勇的滋事行爲。

強力鎮壓毀屋滅社

日方立刻調兵遣將，臺東廳動員轄下的警察，總督府急遣北部兵力連夜乘船馳援，16日上午9點登陸花蓮港，又從宜蘭、深坑、桃園等地調派警察，連同隘勇於17日組成近300人的討伐隊，鎖定七腳川社、木瓜群、巴托蘭群，以恢復隘勇線爲目的。

2008年「七腳川事件100周年追思紀念活動」，族人以「東門」的位置作爲紀念會會場入口。
(蔡信一／提供)



日方又命令鄰近的薄薄、飽干、里漏、厝厝（厝，讀如ㄇㄢˇ）、荳蘭等 5 社，奪取七腳川人留下的米糧牛豬等一切財物，逼迫他們放火燒毀屋舍，藉此削減七腳川社的對抗耐力，也讓各社目睹一旦反抗將遭受何等懲罰。



七腳川社「歸順」。〈引自／《太魯閣蕃討伐寫真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提供〉



七腳川社後代族裔在 2008 年的紀念會上追思祖先、追溯這段被壓迫的歷史。（蔡信一／提供）



日本攻破七腳川社後，下令南勢阿美其他各社掠奪七腳川社人來不及帶走的所有物品和糧食。圖為 1908 年 12 月 18-19 日南勢阿美族人被迫到七腳川社的田園挖掘農作物。（張良澤提供）

12 月 21 日起，日本軍警聯手向七腳川社、鯉魚山方面展開掃蕩，擊退七腳川社山腹、鯉魚潭西南方不拉那哇（今重光）高地及荖溪上流西漏哇伊（今池南附近）的反抗者，另一方面延伸或新設隘勇線，架設通電鐵絲網。由於補給斷絕，1909 年 3 月起七腳川社人陸續請降，但仍有數百人持續對抗，日方採取封鎖手段，直到 1914 年日本挾擊敗太魯閣族之餘威，強行收繳槍枝令其歸順，「七腳川事件」才算完全落幕。

社衆離散，土地遭侵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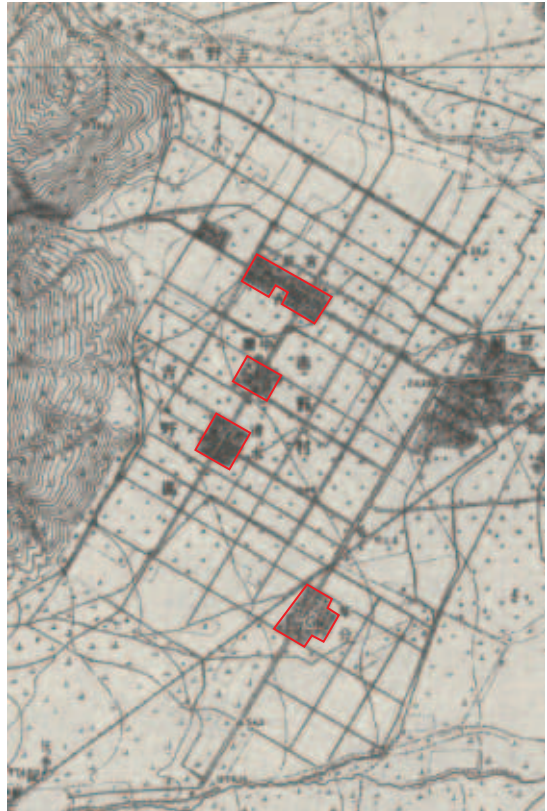
事件爆發之初就有人驚恐出走，後來社人分批逃



亡，少部分投靠親戚，多數逃往山區，輾轉流離。事後，歸順者中近千人遭到移住，多數被分到荳蘭、里漏、厝厝、賀田、十六股庄、薄薄、飽幹、歸化等地，一部分被迫徒步前往大埔尾（今臺東縣鹿野鄉瑞源村），建立「新七腳川社」（Varuhay Cikasuan），但只維持了幾年。

「七腳川事件」後，七腳川社地成為臺灣第一個日本官營移民村。（引自／〈臺灣堡圖〉，左頁上圖為「明治版」，1898年印行；左頁下圖為「大正版」（又稱「紅字版」），1921年印行，此時「七腳川社」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可以看見它的右下方多了「吉野區」、「吉野村」的紅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 (2020). [online]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Available at: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2021/06/21].)

右圖則為吉野村的街廓，吉野村包含了宮前、清水與草分等聚落。（引自／1924年〈日治地形圖（陸地測量部）〉，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 (2020). [online]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Available at: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2021/06/21].)



歷經往返遷徙，七腳川人停留的地方逐漸形成七腳川社後裔的部落，如池南、溪口、荖溪、南華和巴黎雅荖等地。日治時期，沒有七腳川人能返回舊社定居，今吉安鄉太昌村有美雅麥（日文「宮前」地名讀音）部落鄰近七腳川舊社，則是戰後社人聚居而成。

早在 1896 年，日本當局就認為花蓮「已墾地未及十分之二、三，此地他日或可化為本邦移民之一大福地。」遭到滅社的七腳川平原並未閒置，反而迅速成為官營移民的最初試驗地。

1909 年底第一批「模範移民」20 人進駐七腳川，1910 年設移民指導所，不久又招來 2 百多個「模範移民」，總共約 3 百個飄洋過海的日本農民在七腳川原野形成臺灣第一個官營移民村——吉野村（今吉安鄉），分為宮前（今吉安、太昌、慶豐、北安等村）、清水（今福興村、稻香村）、草分（今永興村）等聚落，陸續建立吉野圳、郵局、神社、小學校（今吉安國小）、醫療所……等公共設施，當年的吉野布教所就是知名的景點「慶修院」。

殖民統治者的惡意

爲了開發東臺灣，日本於 1908 年初展開調查，當

時就注意到土地是個大問題，土地問題不解決，已核定的臺東線鐵道就難以動工，移民事業也無法進行。



2008年「七腳川事件100周年追思紀念活動」現場。（蔡信一／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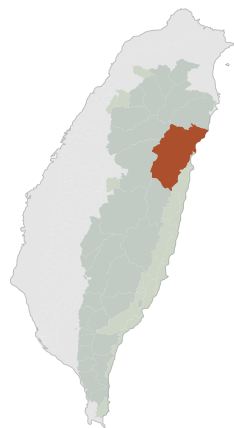
2011年，吉安鄉公所於七腳川溪畔建立了七腳川（Cikasuan）紀念碑，提醒族人不忘族社起源之地。

「七腳川事件」表面上因七腳川社隘勇的勞役和勞資糾紛而起，實際上是日本以此為藉口趁機掃除七腳川社，侵占社地以從事各項建設，另一方面殺一儆百，並切斷高山原住民族與七腳川社的聯繫。換個角度來看，為了壓制太魯閣族甚至整個「北蕃」，日本也有必要先處理七腳川社。

儘管七腳川人後裔怨恨日本滅社流離，多數人卻認

爲除了勞資糾紛，殺害警察才是生出惡果的種子，有人甚至對前人的「愚昧」感到懊惱惋惜。如今我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由於日治時期的宣導和教育，使得七腳川人的後裔認定隘勇殺警有錯在先，才會招來滅社的懲罰。一百多年前日本殖民統治者掠奪七腳川社土地，百年來還剝奪了社人的歷史認知，這是一個值得省思的課題。





1914

太魯閣事件



Tnegjyalan Truku

從 1896 年「新城事件」、1906 年「威里事件」，到 1914 年的「太魯閣戰役」，「太魯閣事件」可說是一連串衝突、戰役的過程。其中，1914 年的「太魯閣戰役」，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自領軍，海陸雙面並進，軍隊與警察兵分三路互相呼應，動員極為浩大。此役可說是「理蕃五年計畫」的最終戰，日方由泰雅族大豹群、大崙崁群、馬武督群、馬里闊丸群等依序而下，最後轉進太魯閣峽谷征討太魯閣族，完成對「北蕃」收押槍枝的任務。而太魯閣族最後被迫遷離峽谷，「集團移住」四散於狹長的花東縱谷淺山各處。峽谷成爲國家公園，觀光客的足跡則取代了太魯閣族人的腳蹤。

太魯閣族東遷到花蓮已數百年，生活在中央山脈以東，北起大濁水溪（和平溪）南到木瓜溪之間的海岸線與山區。著名的太魯閣峽谷位於立霧溪流域，以太魯閣族之名為名，立霧溪發源於中央山脈深處，上游的山區一般稱為內太魯閣，中下游以及和平溪以南、



砂婆礮溪以北的地區則為外太魯閣。

立霧溪向來盛傳出產砂金，早在十七世紀就引起外國人覬覦，日治時期更一度引發淘金的熱潮。新城位於立霧溪南岸，是太魯閣族人出入平地的要地，日本治臺後駐軍於此，不久與太魯閣族人爆發流血衝突，

直到 1914 年夏天慘烈的太魯閣戰役才告一段落。「太魯閣事件」是 1896 年起一連串衝突、戰役的歷程，這起長達 18 年的重大歷史事件即始於新城。

1896 新城事件

1896 年 12 月，駐守新城的日軍行為不檢，非禮太魯閣族女子，此舉嚴重觸犯太魯閣族大忌，族人憤慨不已，群起

〈太魯閣蕃附近圖〉局部，立霧溪流域到木瓜溪流域。太魯閣戰役是臺灣本島歷來規模最大的戰役，太魯閣族人與日本軍警聯隊兵力懸殊，最後落敗。圖中紅線為警察隊由東往西推進的路線，藍線為軍隊由西而東的行軍路線。（引自《太魯閣蕃討伐寫真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提供）



攻擊花蓮港守備隊新城分遣監視哨，殲滅全員 13 人。

「新城事件」是太魯閣族與日本的第一場武力衝突。

1897 年 1 月 10 日，花蓮港守備隊全體出動，招募 600 個南勢群阿美族人助陣，配合北部調來的兵力，在軍艦砲轟掩護下猛烈攻擊。優勢兵力和現代化武器並未奏效，反而日軍傷亡不少，到了 2 月中旬不得不停止進攻，5 月以後全面撤退。

「新城事件」是日本第一次與太魯閣族交手，耗費龐大的人力物力，卻仍吞下敗仗。太魯閣族的剽悍勇猛促使日方重新思考對策，經歷這一戰日方也得知太魯閣族與北鄰的南澳泰雅族並不和睦，因此於 1903 年採取「以蕃制蕃」的策略，鼓動太魯閣族一起攻打並成功制服南澳泰雅族。

懷柔手段未奏效

1898 年，通事李阿隆派使者向日方傳達外太魯閣族有 5 個社願意和解，條件是日軍不得進入部落，同時承認自遮仔埔（今北埔）以北由李阿隆管轄。1900 年，臺東廳長相良長綱前往巡視，以牛車滿載禮品與子彈 5 萬發，還有「頭目任命書」和賞銀，藉以拉攏太魯閣族人。1901 年，「國語（日語）傳習所」分教

頭目

日人稱呼原住民族部落傳統領袖為「頭目」，讀如 tomok，意思相當於「蠻族的領袖」，為一種帶有貶意的稱呼。原住民族的傳統領袖，各族稱呼不同，太魯閣族今統稱為「族長」。

場在古魯社開辦，條件是日方提供槍彈火藥，由賀田組開設商店販賣，負責人為喜多川貞次郎。1904年，日方派遣公醫進駐太魯閣。1905年，古魯國語傳習所改為「蕃人公學校」。

另一方面，1904年日方於太魯閣地區設立警察官吏駐在所，逐漸由消極轉而積極。1905年底，賀田組獲准擴展樟腦事業至太魯閣地區，在威里社設置辦事處，從日本招募腦丁，由喜多川貞次郎兼任主任。這些舉動侵犯太魯閣人的生存空間，與日本的關係出現裂隙，漸漸惡化。1906年7月30日，2個日本腦丁在山區被滅首，賀田組人心惶惶。

1906 威里事件

賀田組將樟腦事業擴展到外太魯閣族人的領域後，屢屢發生「出草」事件。於是喜多川貞次郎雇用已歸順的外太魯閣族人擔任腦寮的警備工作，約定代價「山工銀」200圓，6月先付一半，卻被認為獨厚且過度信任威里社而引發分配不公之怨。

2個日本腦丁遇害後，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認為事態嚴重，立刻前往查看。為保護日本人的生命安



「威里事件」的歷史現場位於花蓮縣秀林鄉住民社區。

全，大山十郎要求賀田組暫停製腦，撤出威里社，但並不順利。另一方面，太魯閣族人激憤難當，先在遮埔頭殺了 5 個日本人，8 月 1 日直接衝進賀田組事務所殺死 18 人，包括大山十郎、喜多川貞次郎、井上彌之助等人，加上稍早被滅首的腦丁共 25 人死亡，另有 16 人被帶到古魯社，其後陸續獲得釋放。

從大山十郎與賀田組協議廢止腦寮一事可看出，製腦是引發「威里事件」的根本因素。確保採樟順利及維持山區秩序是日治初期山地政策的一大主軸，這顯然威脅到太魯閣族的生存空間，「威里事件」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醞釀成形。

事後，日本撤除太魯閣地區的駐在所，調派戰艦

從海上砲擊部落，組織搜索隊臨機攻擊主謀的族人，鋪設威里隘勇線及巴托蘭隘勇線封鎖族人，再度「以蕃制蕃」，招募太魯閣族人宿敵七腳川社阿美族人為隘勇。1908 年底，「七腳川事件」爆發，在日本強力鎮壓下，南勢阿美族最具勢力的七腳川社慘遭滅社。之後日方著手第二次的「理蕃五年計畫」，繼續針對包括太魯閣族在內的「北蕃」進行征討。

1914 太魯閣戰役

1914 年，臺灣總督府大舉征討太魯閣族，這是一次計畫性的軍事行動，日方準備周到，多次派遣探險



1910 年 1 月 21 日，外太魯閣傳統領袖 Holok Naowi（哈鹿閣·那威，圖中）帶領部落領袖與日本代表會面。（授權人：花蓮縣文化局。創用 CC 姓名標示 3.0 台灣及其後版本 (CC BY 3.0 TW +)。來源：<https://cmsdb.culture.tw/object/36557D17-35EE-46C4-8614-34BB039150E8>。）

隊調查中央山脈地形，深入瞭解當地的地理環境，同時開鑿「理蕃」道路；開班訓練太魯閣族語通譯；鋪設電話線、設置無線電、興建輕便鐵路、架橋開路，在行軍路線設置糧食與彈藥倉庫。

日本還探查太魯閣地區及四周原住民族部落的民情，包括分布、部落情勢和敵友關係，調查結果顯示，太魯閣族壯丁有 2 千多人，包括「內太魯閣主力蕃」約 800 人、「內太魯閣深山蕃」約 300 人、「外太魯閣蕃」約 1,000 人、「巴托蘭蕃」約 250 人，這大約就是 1914 年太魯閣族對抗日本的所有兵力了。此外，威里事件後日本架設 3 條隘勇線防堵太魯閣族，1910



基隆白砲竹下中隊對 Kbyan（古白楊）進行猛烈砲擊。（授權人：花蓮縣文化局。公衆領域標章 (PDM)。來源：<https://cmsdb.culture.tw/object/088B8501-1C83-4981-9783-45105E6C26AE>）



Tpuqu (托博闊) 社是太魯閣族東遷後第一個建立的聚落，在太魯閣戰役中慘遭焚毀滅社。(授權人：花蓮縣文化局。公眾領域標章 (PDM)。來源：<https://cmsdb.culture.tw/object/C2E86EC4-22CF-4E7B-9EF8-40D4EEEC8C21>。)

年又以「鯉魚尾隘勇線」連結北方的七腳川隘勇線，1914年初再架設「得其黎隘勇線」，與南方的威里隘勇線相接。

完成圍堵太魯閣族這一項準備工作後，日本即發動攻擊。1914年5月16日，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坐鎮埔里，下令東、西分進。軍隊由西翻越中央山脈，其中一路從霧社經廬山翻越能高山進入木瓜溪，另一路由霧社經合歡山，翻越奇萊山北峰，直抵立霧溪上游內太魯閣地區。東部主力為警察討伐隊，三路齊發，



Batolan (巴托蘭) 社傳統領袖 Kala Watan (卡拉·瓦旦, 右 2) 一家人。Watan 在太魯閣戰役中領導 Batolan 社對抗日人，在一次襲擊行動中負傷不輕，包括左咽喉及背部中彈，左手骨折。(授權人：花蓮縣文化局。公眾領域標章 (PDM)。來源：<https://cmsdb.culture.tw/object/C2E86EC4-22CF-4E7B-9EF8-40D4EEEE8C21>。)

逆流深入立霧溪及木瓜河流域，與來自西部的軍隊施以夾擊。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這都是一場不對稱的戰役。日方大舉動員，出動軍、警、民超過 20,000 人，太魯閣族具有戰鬥能力的戰士不到 3,000 人；日本軍警聯手，訓練有素，配備現代化武器，而太魯閣族人以有限的資源與之對抗，僅憑陷阱、墜石，利用地形地物偽裝掩飾，夜間行動、埋伏、游擊、突襲、迂迴等傳統戰鬥技能，力抗機槍山砲等重武器，往往造成敵軍重大傷亡。

太魯閣族無論人力物力都處於絕對弱勢，又遭到封鎖，以致犧牲慘烈，爲了延續族群的命脈，不得不低頭。8月10日，日本在 Slagu Qhuni（西拉歐卡夫尼）司令部舉行「歸順式」，參加的包括 Tpuqu（托博闊）等內太魯閣8社，Tpuqu 是太魯閣族東遷第一個建立的聚落，是太魯閣族發祥地的象徵，Tpuqu 社歸順，等於整個太魯閣族歸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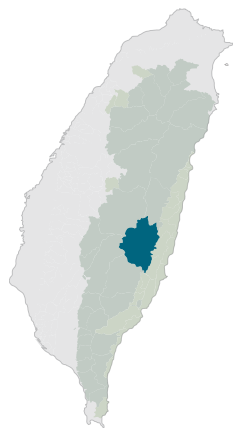
臺灣史上重大戰役

太魯閣一役可說是「理蕃五年計畫」最終戰，由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自領軍，前後持續近3個月，動員浩大，在臺灣史上前所未見。日方片面發動此役，以衆凌寡，部隊除了戰鬥人員，還有指揮部、砲隊、輸送隊、電話班、救護班、非常通信所及土木施工等部門，分工細密，組織完整，戰鬥的型態與規模遠超過「理蕃」概念，幾乎等於「戰爭」。

太魯閣戰役結束後，日方於1915年1月重提綏撫政策，形同宣告「北蕃」的「理蕃」事業告一段落，綏撫時代來臨。日方於太魯閣地區陸續實施各種撫育措施，如開辦「蕃人公學校」和「蕃童教育所」，普遍配置公醫或設立療養所。在種種政策中，影響最深

遠的莫過於「集團移住」，日本利用強迫遷移的手段將族人從熟悉的居住地遷移到陌生的地方，以瓦解傳統勢力。遷離峽谷的太魯閣族四散各處，山高水深的傳統生活文化，也產生了巨大的改變。





1914-1933

大分事件



Bunun mas minbas Lipun

日方在完成「北蕃」泰雅族「收押槍枝」的工作後，便將矛頭轉向「南蕃」布農族。布農族活動領域十分廣闊，部落位處深山，小而分散，而氏族組織的關係緊密，即使在廣闊的山區相隔遙遠，仍能彼此聯繫，相互支援，因此日人對布農族行蹤難以掌握。1914年8月起，一連串收押槍枝的動作先後引爆臺東新武路溪與花蓮拉庫拉庫布農族的襲警行動，其中以「大分事件」最為著名。此後襲警事件持續發生，直至1933年拉荷阿雷與日和解，前後近20年，為臺灣原住民族對抗日本統治，歷時最久的重大史事。



八通關

玉山

大水窟

大分社

玉里

玉穗社

關山(里壩)

大分，Baungzavan

大分位於今花蓮縣卓溪鄉，拉庫拉庫溪上游標高 1,300 公尺至 2,000 公尺處，屬於玉山國家公園園區。

布農族人把這片區域稱為 Baungzavan，一說源自布農族語 bauszang，有「開闊」之意，一說源自 bukzav，意指「平原」或「平台」。

Baungzavan 是一處有層層而上的平台的地方，鄰近的拉庫拉庫溪底有溫泉露頭冒出大量 tahun（水蒸氣），「大分」正是 tahun 的中文音譯。

Baungzavan 是「大分散，小集中」的聚落區域概念，也就是說這個地區有許多小聚落，因此廣義的 Baungzavan 是指這些高山平台和鄰近的小聚落；狹義的 Baungzavan 則是指大分駐在所附近的家戶群聚落，也就是「大分本社」。

在大分的氏族

布農族各部族的祖居地為 Mai-asang，又稱 Asang daingaz（舊大社），約位於濁水溪上游及其支流郡

左頁圖：布農族的生活領域極為遼闊，在 1916 年「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裡，布農族人生活的中央山脈地區仍有一大片未知的空白。（引自〈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 (2020). [online]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Available at: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2021/06/21].)



大溪、巒大溪、丹大溪、卡社溪等流域，也就是今南投縣信義鄉及一部分的仁愛鄉。Baungzavan 是布農族 Isbukun（郡社群）從祖居地東遷的重要據點，18 世紀以來東遷、南遷的 Isbukun 族人幾乎都曾經在 Baungzavan 住過。

日本勢力深入拉庫拉庫溪之前，大分社曾經發生 Takis Talan 氏族的 Husung 遭日警凌虐致死（1903 或 1904 年）的慘事，他的弟弟 Dahu Ali 和 Aziman Siking 心懷憤恨，Aziman Siking 更曾砍取日本人的首級當作報復。

Takis Talan 是大分地區最具勢力的氏族，爲了拉



狹義的 Baungzavan 指大分駐在所附近的家戶群聚落，也就是「大分本社」。圖為 Baungzavan 的家屋遺跡。

siduq，布農族的「氏族」

布農族在繁衍擴張遷移的過程中，由大氏族分出形成中氏族，再分為許多小氏族。經由分家的過程，「同一個屋簷下」的家人，逐漸擴張成「曾經同在一個屋簷下」的親戚關係。布農族人的凝聚力，是建立在氏族關係的基礎上。本文所述的 Takis Talan 為「小氏族」層級，屬於郡群的 Is Tanda（中氏族）。

官選頭目

官選頭目為日本殖民時期官方選派的部落領袖，不等於部落的傳統領袖。布農族的部落傳統領袖稱為「長老」。

攏 Takis Talan，日本於 1908 年任命 Aziman Siking 為大分地區的官選總頭目，並順勢於 1911 年在大分和鄰近的 Masisan（馬西桑）、Nanatuk（那那托克）等地設置「蕃務官吏駐在所」，由花蓮港廳璞石閣支廳管轄，從此日本勢力正式進入拉庫拉庫溪上游流域。其後日人為了強化與大分族人的關係，又雇請個性謙和的 Dahu Ali 擔任大分駐在所的工友。

導火線：沒收槍枝

1914年「太魯閣戰役」結束後，日本命令東部布農族各社繳納槍械，族人的生活受到干預，於是在臺東新武路流域和花蓮拉庫拉庫流域陸續爆發針對日警及駐在所的襲擊事件。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1915年大分駐在所遇襲，此外，事件發生後日警又於1921年誘騙Tusiu社族人至大分駐在所集體圍殺。

1915，布農族人兩度發動攻擊

根據《理蕃誌稿》，1915年2月13日布農族人第一次攻擊大分駐在所：

上午6時，服務於花蓮港廳大分駐在所之警手大脇為一郎及興招豐次兩人交班，即將進入警備所時，突有一發子彈由柵欄外射來，射穿大脇警手前額，當場死亡。與此同時，西南方約20公尺高地亦發射20餘發子彈。所內員警緊急躲入掩體內應戰。擊退來犯兇蕃之前，大分社頭目Aziman Siking急奔駐在所，喝令來犯停止射擊，返回社內。犯者人數約20人，據頭目言，屬臺東廳Matinkulu / Bacingul支社Haimus社頗具實力之

Dahu 一族。

三個月後，布農族人再度攻擊大分駐在所：

根據 Asang daingaz 駐在所情報，大分駐在所於 5 月 17 日上午 5 時左右受到附近蕃人（Aziman Siking 一族除外）攻擊，田崎警部補等下落不明。……大分駐在所員遇難者為 12 人。

1921，日警誘殺 Tusiu 社人

繼 1915 年布農族人在大分成功挫敗日本勢力後，襲警事件層出不窮。根據《理蕃誌稿》，從 1915 年到 1921 年，布農族人針對日警和腦寮的攻擊超過 100 件，其中 Tusiu 社的 Takis Talan 氏族最積極，因此日本當局鎖定 Tusiu 社。

玉里分遣隊（軍隊）於 1921 年 5 月 22 日到達大分，自 24 日下午 1 時起，對他們認為的「罪大惡極」的 Tusiu 社進行點放式砲擊，Tusiu 社人驚慌畏懼。

根據《理蕃志稿》的紀錄，日方先對 Tusiu 社進

行砲擊威嚇，之後便命 Tusiu 社人對反抗人士勸降，但 Tusiu 社人未能達成任務，一行 23 人來到大分駐在所繳交槍枝，在審問過程中欲反抗脫逃而遭到收押。

Tusiu 社 23 人被收押之後，1921 年 6 月 17 日上午 10 點，日方進入 Tusiu 社，破壞其耕地，燒毀住屋，沒收槍枝 2 把。

6 月 18 日凌晨 2 時，被羈押之 Tusiu 社蕃人一起動手，破壞看守所，企圖逃走並強烈抵抗，遂全

1932 年的大分駐在所（引自／《東臺灣展望》）





圖 例

- 河川
- ▲ 山岳
- 八通關越道路
- 布農舊社
- 日治駐在所

1919年日本沿著拉庫拉庫溪
 修築八通關越道路，沿途設
 駐在所以監視各部落。

體予以射殺。

根據族人的說法，Tusiu 社人本來不願前往大分駐在所，日警卻說：「大家和好吧！不會報復的，還會贈送東西，一起飲酒歡樂。」

日警誘殺 Tusiu 社人後，大分地區的族人紛紛逃離，遁入更加深遠的山區。

事件之後

透過《理蕃誌稿》和事件後代的口述，可以得



Aziman Siking（圖右著傳統服飾者），1931年攝於臺東廳長官舍。他在1930年與日方和解，前往里壠支廳（今關山鎮）居住。（引自《東臺灣展望》）



1933年3月，Tamahu社Dahu Ali一家20人前往臺北觀光，在鐵道部工場留影。（引自《臺灣蕃界展望》，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

知參與攻擊大分駐在所的布農族人為數不少，有名可考的就有 Dastal、Dahu、Biung、Aziman、Husung、Cyang、Salizan、Haisul、Bukun、Banga……等，參與的氏族則包括 Takis Talan、Takisdahuan、Binkinuan、Ismahasan、Palalavi 等郡群氏族及部分巒群氏族，其中以 Takis Talan 氏族為主，而首謀可能是 Takis Talan 氏族的 Dastal Daingaz，他們被認為涉及大分事件，事後大部分遭到日人殺害。

Aziman Siking 一度被懷疑參與大分事件，當時他是大分地區的官選頭目，事後遷到 Tamahu（玉穗社），1930年下山搬到里壠（今臺東縣關山鎮）。



Dahu Ali。(引自《臺灣蕃界展望》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

1915年臺灣東部地區的布農族人發動一連串攻擊行動之後，日本短時間內無力遏止，只能採取消極的圍堵策略，設置通電鐵絲網將布農族人與平地隔開。直到1919年日本勢力才又大舉進入拉庫拉庫河流域，開鑿「八通關越道路」，沿線設置數十個駐在所，包括



1933年4月22日，Dahu Ali下山，於高雄州廳與日方和解（日方稱為「歸順」）。（引自《臺灣蕃界展望》，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

大分在內廣闊的拉庫拉庫流域從此受到日本嚴密的監控。

大分事件後，Dahu Ali 離開家鄉，翻山越嶺前往南方深山裡的 Tamahu（玉穗社），堅持不妥協，被日本當局視為「最後的未歸順蕃」，直到 1933 年才同意和解。由於「最後的未歸順蕃」之名遠播，因此許多人將 Dahu Ali 當成大分事件的領導者。

2021 年卓溪鄉公所舉辦大分事件百週年紀念活動暨射耳祭，由卓溪鄉長呂必賢主持（左圖），部落傳統領袖皆參與盛典。



參

大事記



1871 (同治 10) 年

牡丹社事件 琉球漂流難民 54 人遭排灣族殺害。

1874 (同治 13) 年

4 月，日本以琉球漂流難民 54 人被排灣族殺害事件為藉口，出兵臺灣。5 月，石門之戰，牡丹社傳統領袖阿祿谷父子遇害。9 月，清日訂約，清廷承認日軍出兵為「保民義舉」，並支付撫恤金等 50 萬兩。12 月，日本撤兵，在車城設立「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

1875 (光緒元) 年

4 月，吳光亮接任臺灣總兵，被派到東臺灣統領各軍，旗下飛虎軍移防後山（東臺灣）中路，不久北路駐軍也轉進中路。

1877 (光緒 3) 年

大港口事件 3 月，清軍開始大規模移防東部。7 月，烏漏社首先發難攻擊清軍。8 月，阿棉山社與納納社起事。11 月，田寮大戰，阿美族人獲勝。12 月，清援砲轟攻下阿棉山社。

1878 (光緒 4) 年

1 月，清軍誘殺阿美族壯丁。

加禮宛事件 6 月，噶瑪蘭族加禮宛社爆發反清衝突，9 月，清軍攻破加禮宛社與撒奇萊雅族巾老耶社聯軍，許多社人遭到殺害，其餘族人被迫遷徙流離。

1895 (光緒 21) 年

10 月，日本發布第 26 號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取締規則，確立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蕃地」=野蠻地=無主地=官有地的原則。

1896 (明治 29) 年

4 月，臺灣總督府設置撫墾署，計叭哩沙、大嵙崁、五指山、南庄、林杞埔、大湖、東勢、恆春、埔里社、蕃薯寮、臺東等 11 處。11 月，爆發新城事件，外太魯閣傳統領袖 Haruq Nawi 和部落領袖 Pisaw Pawan 及壯丁 20 名。配合漢通事李阿隆的策劃，突襲日軍，新城營將結城享少尉等 13 名日軍全數遭到殲滅。

1900 (明治 33) 年

蕃地占有令 2 月，禁止未獲官方許可者進入蕃地，以策劃原漢分離。

大豹社事件、大嵙崁事件 8 月，北泰雅族大豹社、大嵙崁、馬武督聯合抗日。清代即有樟腦業者支付「山工銀」給傳統領袖的規矩，但日本人入山卻打破舊慣，因此泰雅族武力逼退且打敗日軍。12 月，日方採取封鎖政策，禁止交易。

1902 (明治 35) 年

南庄事件 7 月，南庄賽夏族人因樟腦利益遭到日軍討伐，又稱「賽夏族日阿拐抗日事件」。

1906 (明治 39) 年

4 月，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就任。
7 月，太魯閣地區威里社／古魯社／Maribasi 事件。取得專賣局許可製腦的賀田組 1905 年再獲花蓮港外太魯閣族領域，引發多起「出草」事件。

1907 (明治 40) 年

臺灣總督府實行「理蕃五年計畫」，佐久間總督為征服泰雅族及太魯閣族，動用國家預算對原住民族發起征伐。

1908 (明治 41) 年

七腳川事件 12 月，阿美族為反抗勞動剝削，發動武力抗日卻失敗，七腳川社遭滅社，原來的社地成為吉野移民村（今花蓮縣吉安鄉）的基地。

1910 (明治 43) 年

李嶼山事件 日方討伐大崙坎後山群。日方計畫在中央山脈縱谷地帶開闢縱貫道路，卻引來泰雅族聯合抗日。李嶼山成為關鍵要地，日方同時攻向新竹，直至 1913 年。

1914 (大正 3) 年

太魯閣事件 5 月，日本軍警東西夾攻，發動太魯閣族戰役，8 月結束。佐久間於戰役期間受傷，最終征服濁水溪以北的泛泰雅族，「理蕃五年計畫」告終。

1915 (大正 4) 年

大分事件 「收押槍枝」是日本「理蕃」政策的重點，1914年沒收布農族郡社群槍枝，卻遭遇到劇烈的武裝反抗。

1920 (大正 9) 年

「理蕃飛行」 成立警察航空班，自1920年起長達數年，針對居住在中央山脈週邊的布農族、泰雅族，從空中投彈威嚇，逼迫原住民族歸順。

1933 (昭和 8) 年

4月22日，Dahu Ali 於高雄州廳與日本「和解」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導讀

作 者 / 原住民族委員會
出版單位 / 原住民族委員會
發行人 / 夷將·拔路兒 Icyang·Parod
地 址 / 2422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北棟 15 樓
電 話 / 02-89953456
網 址 / <http://www.cip.gov.tw/>

諮詢顧問 / 童春發 傅琪貽 林素珍
執行製作 / 海東青有限公司
企劃統籌 / 賴秀美
文圖編輯 / 王威智
行政編輯 / 陳筱瀛
攝 影 / 王威智 邱上林 黃希德
美術設計 / 謝明佑
美術編輯 / 陳佑嘉
地圖繪製 / 黃清琦 林昱欣 陳佑嘉
地 址 / 97364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村福德街 26 號 1 樓
電 話 / 03-8522816

出版日期 / 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初版
GPN / 1011001993
ISBN / 978-986-5435-53-0 (精裝)
定 價 / 新臺幣 200 元

著作權利管理資訊：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需徵求本會及作者同意或書面授權。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導讀 / 原住民族委員會作. -- 初版. -- 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民 111.2
面；公分
ISBN 978-986-5435-53-0(精裝)

1. 臺灣原住民族 2. 臺灣史 3. 清領時期
4. 日據時期

733.27

110019577